



王波影  
民國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生  
河南省信陽縣人  
四川大學肄業  
經歷／  
國防部中國電影製片廠編導  
現職／  
退役、政戰學校講師

## 法 統

舞台劇劇本佳作 王波影

本劇既定名「史實宣導」，如演出時，擬一以現代劇場之設施，使場景在具象中求轉換；必要時，可如電影之搖鏡頭（如用轉台），明顯地予以轉換。（第一幕一場即可由書房搖入內廳。）

二、人物之服飾、道具、配合場景，仍宜寫實，且勿失時段上之特徵。（如抗戰時期初、高中學生服，色調雖不盡相同，制式却大致統一。）

三、全劇台詞可用朗誦體，惟情感、節奏仍須掌握；使全劇速度快而明確，不致有「拖泥帶水」或「走馬看花」之譏。

〔人物〕

### ▲李氏長房：

張玉秀 遺孀，四十至八十五歲。

李濟民 玉秀子，十九至六十四歲。

陳淑芳 濟民妻，十八至六十三歲。（陳千載女）。

+ 李紀父 濟民女，後為許維漢妻，十一至卅七歲。

+ 李復華 濟民長子，三至廿八歲。

+ 楊巧君 復華妻，一至廿六歲。（楊詩言女）

+ 李佑宗 復華子，五歲

▲李氏次房：

- 李如崑 鰥夫，四十一至八十六歲。  
李澤民 如崑子，廿一至四十一歲。  
吳雪谷 澤民妻，廿至六十五歲。  
李振華 澤民子，一至四十四歲。  
+高心媛 振華妻，十八至四十二歲。（高友才女）  
+李繼宗 振華子，五至十四歲。  
+蘇菲亞 澤民姘婦，廿至五十一歲。  
+蘇 倩 澤民女，歸宗後更名再華，十八至卅二歲。  
陳千載 濟民岳父，四十二至六十二歲。  
陳宏隆 千載子，十七至六十二歲。  
楊詩言 原為李氏世交，後為姻親，廿至六十五歲。  
+瑞 蓮 詩言妻，廿一至四十三歲。  
+許茂林 李氏長房姻親，四十三至六十四歲。  
+許維漢 茂林子，娶紀父為妻，十八至卅九歲。  
+高友才 李氏次房姻親，四十至六十五歲。  
江老四 名濤，李氏遠房親戚，聞於上下兩代稱呼，廿二至四十七歲。  
+何南軒 李氏生意上經理，四十至四十三歲。  
+何天仇 南軒遺腹子，三至四十二歲。  
+黃傳福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丁大有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農民甲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農民乙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農婦甲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農婦乙 李家佃農，卅上下至四十上下。  
+李家前、後男女賓客各三、四人。  
+忠 豪 少尉報務員，廿多歲。  
國軍二人。  
農民男女各二、三人（游擊隊員）。

匪 幹 洪姓，卅多至四十多歲。

匪兵七、八（含著國軍服三、四）人。

電視新聞播報員一人。

（振華、天仇、復華、繼宗、紀父、巧君等幼、少時代未列表內，須三至五、五至十、十至十四歲人物分飾或兼飾。）

註：凡有+號者，均可作兼飾演出。

〔時間〕

▲第一幕：

第一場 民國十八年元月末——農曆歲尾。

第二場 民國廿年九月下旬。

第三場 民國廿一年秋。

第四場 民國廿五年底。

第五場 民國廿七年八月中旬。

第六場 民國卅年夏。

第七場 民國卅四年八月十四日。

第八場 民國卅八年秋。

▲第二幕：

第一場 民國卅九年秋。

第二場 民國四十三年秋。

第三場 同第二場，數日後。

第四場 民國四十九年國慶前夕。

第五場 民國五十五年八月末。

第六場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末。

第七場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四日夜十一時五十分前後。

第八場 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清晨。

〔地點〕

▲第一幕——江西省瑞金城外等地：

一場景：李家內廳及毗連的濟民的書房。

二場景：城外農舍一角。

三場景：李家大廳及左右內室。

四場景：城外張記破瓦窯外曠地。

五場景：同第三場。

六場景：城外某地破廟一角——戰地。

七場景：本鄉某游擊基地的地下室或山洞。

八場景：李家大廳（同三、五場或轉移方向）。

▲第二幕——台灣省：

一場景：破舊的日式房舍（含客廳及左右兩室）。

二場景：高家廳堂毗連心媛的臥室。

三場景：眷舍——李家，院子及客廳（通左右內室廚廁）。

四場景：同三場，但有整新模樣及電器設施。

五場景：同前，更進步。

六場景：同前，院子外視出高樓大廈。

七場景：內室之一角。

八場景：同第六場，但，如能於觀眾不知覺中轉換為具有象徵「世紀高峰」或其他唯美的景型則更佳。

第一幕

●獻詞●（男女群）

女：這二十世紀前半的

歪風邪雨！

男：這國際間頻現的

魑魅魍魎！

合：醞釀出時代的悲劇，

再再地、把

中國人淪入浩劫！

女：在這破碎了的——

男：而確是大好的土地上，

合：雖然天生聖哲，

奉獻犧牲！

竟難以遇阻

那些個邪魔外道的

逞暴施威！

千呼萬喚：

竟招不回

那迷失久遠的

國魂！國祚！

女：為什麼？

男：為什麼？！

合：因為——（音樂——北伐軍歌及其變奏曲）

〔幕啓〕

### 第一場

人：濟民（廿歲）、淑芳（十九歲）、雪谷（廿歲）、詩言（廿歲）、千載（四十二歲）、宏隆（十八歲）、玉秀（四十歲）、如崑（四十一歲）、澤民（廿一歲）、菲亞（廿歲）、南軒（四十歲）、老四（廿二歲）。

時：民國十八年元月末——農曆歲尾，某日午後。

景：內廳及書房。（有新婚不久的氣息。）

——主題曲：接前音樂。

△濟民在書桌前專心閱讀，手爐置放一側。

△窗外，北風偶爾呼嘯而過。

△淑芳用托盤端了一碗羹點，自外入廳，逕至書房。

淑芳：趁熱吃吧。

濟民：謝謝！娘用過了？

淑芳：娘不用，吩咐給你的！

濟民：哦。

△濟民接過托盤，置桌上。

淑芳：手爐滅了？我去——

△淑芳取手爐，濟民就勢抓住她的纖手。

濟民：不，我不冷。喏，我的手比妳的還熱，是吧？  
淑芳：（嫣然，抽手）我要去招呼晚飯吶。

△淑芳入廳，雪谷也恰好進來——

雪谷：淑芳！

淑芳：嫂？

雪谷：聽說共產黨真要清算我們，沒收我們的土地啦！

淑芳：是嘛！昨兒我爹還打發人來說，叫趁早提防着哩！

雪谷：什麼「蘇維埃政府」？真叫人搞不懂！是不是要把我們都變成俄國人？

淑芳：我也不懂。俄國人，俄國人可也不應該殺人放火，像土匪強盜一樣害自個兒的同胞！

雪谷：是呀！唉，真叫人就心死了！

淑芳：我不怕！真有那麼一天，我寧可跟他們拼命！

△詩言出現廳門口——

詩言：拼命？跟誰拼命呀？

雪谷

淑芳：楊大哥！

詩言：（含笑）兩位少奶奶要火拼嗎？

雪谷：（笑着）楊大哥就專會挑刺兒！

詩言：（打個哈哈）老毛病，沒法子。（向淑芳）在吧？

淑芳：在。

△濟民早已迎立在書房門口——

濟民：詩言兄找我有事？

詩言：哦，燕爾新婚，只顧「畫眉」，連朋友都不顧啦！

濟民：那兒的話！這兩天整理一點資料。屋裡坐。

詩言：書呆子！還整理資料呢，咱們的日子要不好過了！

濟民：共產黨真的要動手吶？

詩言：不然，怎麼能叫共產！（略停）他們決定先從瑞金城內幾個大戶人家下手，你們李家首當其衝！

△沉默。北風呼嘯而過。

△千載、宏隆自外入廳。

濟民：爸爸！

淑芳

雪谷：姻伯！

詩言：（同時）陳伯伯！

千載：好，好！（向濟民）怕你娘還在午睡，我直接就上這兒來了。（邊坐）詩言公事忙吧？

詩言：（苦笑）忙得一塌糊塗！陳伯伯，「蘇維埃政府」要向人民大動干戈了嘛！

千載：我早就聽到風聲吶，這是……咱們江南人的浩劫！

詩言：可不……（轉調）陳伯，聽說中央北伐軍事早就停止，不知在等待什麼……

千載：是嗎？（搖搖頭）紅軍來了之後，咱們對中央軍的消息就完全斷絕了。

△玉秀出現廳門口，淑芳忙即迎入——

淑芳：媽！

玉秀：妳爹來了，也不叫我一聲。

△餘人依輩份招呼……

千載：（笑着）我以為妳在午睡，所以先來這邊。

玉秀：（笑着）我那兒敢比你們家陳搏老祖，一睡幾千年！

△衆嘻嘻……

玉秀：坐呀！

△千載、玉秀、詩言落坐。

詩言：伯母總是風趣不減。

玉秀：（苦笑着）這叫做苦中作樂不！（四顧）哎？你那口子呢？

詩言：看家嘛。

玉秀：楊詩言，我先跟你說清楚：不管共產黨要什麼花招，咱們年還是要好好的過；明兒大年夜，祭完了祖，

你們兩口子一定要過來守歲，答不答應？

詩言：（笑着）小侄敢不從命嘍！

△衆笑笑。

宏隆：姻母，不是說澤民大哥回來了嗎？

玉秀：前天夜晚回來，今兒一大早又去車站接客人去啦！

千載：接客人？

玉秀：（望望雪谷）還是位女客哩！還要在我們家住幾天。時代果真是不同了：老婆之外，不納妾娶小，倒可以

把女朋友弄回家來。(稍停)呵，雪谷呀……

雪谷：大娘？

玉秀：待會兒澤民回來，乾脆請妳爹他們上這兒來；這兒人多，熱火些。

△雪谷應聲出廳。

玉秀：(向千載)這也是個好媳婦兒，說李家不走運吧，兩房人丁偏偏又這麼和順。如果不鬧共產黨——

雪谷：(聲)爹！

如崑：(聲)妳大娘在廳裡？

雪谷：(聲)在。正要去請爹過來。

△如崑(微跛)入廳，澤民偕菲亞跟進；衆按輩份招呼；雪谷怯怯地溜向淑芳身邊。

如崑：(向千載)聽說你來了，咱們在大廳等了半天，噓，我猜想大家準在這兒。(回對其子)我不知道該怎麼

說，你自個兒介紹吧。

澤民：是。(指介)這是我大娘。

菲亞：(微鞠躬)大娘同志！

△衆愕然互視。

澤民：這是陳千載老先生——我堂弟濟民的岳父。

菲亞：(向千載微領首，眼光落向濟民)你好！

濟民：好！

澤民：陳宏隆——陳老先生的公子，濟民的內弟。

菲亞：你好！

宏隆：(靦覷地)好。

澤民：這位是楊詩言同志，現在本縣人民政府工作。

菲亞：(近前與詩言握手)楊同志，好！

詩言：幸會，幸會。

澤民：這是我堂弟婦淑芳——濟民的新婚夫人。

菲亞：(對淑芳略加端詳)妳好！

淑芳：妳好。

澤民：內子吳雪谷。

△菲亞把雪谷從頭看到腳，雪谷低頭。

菲亞：(走近她)雪谷，多美的名字！澤民經常提起它，(回視澤民)可見他實在是個多情種子！



澤民：（向衆）她叫蘇菲亞，我上海的同學。

玉秀：（冷笑一聲）坐呀！坐，都是自己人了嘛，還客氣什麼！

△千載、玉秀、如崑、分別入座；玉秀見菲亞猶豫，伸手示意，菲亞也就不客氣地坐下；澤民即佇立在她的身後。

千載：澤民，上海情況如何？不會像家鄉壞吧？

澤民：（笑笑）上海十里洋場，資本主義的避難所，好、壞，一時還很難斷定。

千載：咱們這兒呢？

澤民：很好呀。現在「蘇維埃政府」成立，人民都可以安份的過日子啦。

千載：聽說要開始鬭爭清算了，而且你們家是第一砲。

澤民：不致於——我已經託人關照過了。

千載：（點頭）那末，本地鬭爭清算總是免不了囉？

△澤民無言。

菲亞：（接嘴）鬭爭清算是實行共產主義的手段之一，要不然，農工階級永遠也翻不了身。

△衆交互對視……

如崑：澤民，我問你……你是不是共產黨徒？

澤民：我？（苦笑着）爸，你問這個幹麼？

如崑：（沉臉）化大錢由你到上海唸書，無非望你學業有成，學以致用，能替國家社會服務；我不願見你學時髦

，當匪徒；傷天害理，貽羞祖先！

菲亞：李如崑同志，你對共產黨有了誤解——

如崑：（不看她）蘇小姐，請別插嘴，我在教訓我自己不長進的兒子！

菲亞：不，你不但對共產黨有了誤解，對兒子也有了偏見，因為——

如崑：（厲聲）蘇小姐，妳算什麼——（忍住）。

菲亞：（一笑）算什麼東西，是嗎？沒關係，人民政府成立初期，難免要多費口舌。剛才大娘同志說，大家是自

己人，所以我才好言好語奉勸幾句——

如崑：（突然起立，指廳門）請吧，我們不歡迎妳！

△菲亞一呆。

澤民：爸爸！

如崑：如果你也是共產黨徒，一塊兒請便！

千載：呃！如崑，你這是怎麼吶！人家遠來總是客，再說，澤民他不可能同他們沆瀣一氣的。

如崑：李家四代書香，國民革命的門庭，絕不容許出現忤逆之子！小姐，這兒沒你的事了，請罷！  
菲亞：請就請！哼，老頑固！（出了廳門，回身）這大的房子，我從那兒出去呀！

△澤民擬出——

玉秀：澤民！

△澤民不敢動。

玉秀：淑芳，妳領人家出去吧！

淑芳：好的。

菲亞：喂，吳雪谷，帶我出去！

△雪谷畏縮。

如崑：怕什麼！順便告訴她，妳才是李澤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叫她少打歪主意！

△雪谷挺然送客。

△沉靜。風聲……

△千載突然大笑……

宏隆：（阻止）爸爸！

千載：（止笑）最近常聽說什麼死硬派、老頑固，這些個名詞兒，今兒個才算真的開了眼界啦！

△衆人笑了，澤民父子也苦笑着。

玉秀：真個的，澤民要真的作了共產黨，咱們李家可就……丟不起這個人咧。

△南軒匆匆入廳，衆又一陣忙亂招呼……

南軒：……大少爺幾時回來的？

澤民：（苦笑着）前天。

南軒：跟大少奶奶出去的，誰呀？

如崑：南軒，先別談這個。看你急匆匆的，出了事？

南軒：大娘，二爺……

玉秀：說不，吞吞吐吐幹麼？

南軒：會昌的生意算完了！

衆人：（紛紛地）啊？怎麼回事？

南軒：他們指使流氓地痞公然搶劫，連桌椅、板凳都蕩然無存，稍一反抗，不是當場打死，就是拖出去遊街示衆

！末了，甬說……

△衆黯然。

餘歲)、匪幹(卅餘歲)。

時：民國二十年九月下旬，某日上午。

景：農舍一角。

——主題曲：淞花江上及其變奏曲。

△菲亞主持會議，傳福、大有、農民甲、乙、農婦甲、乙等圍坐桌邊。

△陰晴不定的天氣，使農舍內時明時暗。

菲亞：(拍桌起立)如果咱們這一組再不動手，國民黨軍隊又打過來，你們一輩子也休想翻身！(略待)不贊成的舉手！

△衆交換眼光，都不敢舉手。

菲亞：好！要動手，就得快！大家抄傢伙！

△衆略動，却無人起身。傳福忽舉手——

菲亞：黃同志，你不贊成？

傳福：不是不贊成，我的意思——我們先不要鬪爭李家。

菲亞：怎麼，李家還沒把你們剝削夠？！

傳福：李家對我們——我說不上來，反正我總覺得我們主、客關係從來也沒破裂過。

大有：我們總覺得良心不安。

菲亞：丁大有！我還要怎樣跟你們解說？他們不勞而獲，吃穿都是從你們身上榨取的！還要跟他們講良心？！

△黃、丁無語。

菲亞：(轉對其餘)你們呢？也是良心不安嗎？

餘人：(紛紛地)隨便……無所謂……橫豎都一樣……

△老四忽然出現在門口。

菲亞：你找誰？

老四：傳福哥，怎麼，在開會呀？

傳福：(苦笑)是呀！外面等一等，我一會兒就出來。

老四：快！我有要緊事跟你商量。

傳福：好咯。

△老四離去。

菲亞：他是幹什麼的？

農甲：(接咀)他就是李家的管事——叫江老四。

婦甲：是他們家遠房的親戚。

菲亞：是不是無產階級？

農乙：他家從前也是佃農。

婦乙：父母早死，才投靠李家的。

菲亞：（向大有）你去叫他進來。

△大有應聲出。

傳福：蘇同志也要叫他去清算李家？

菲亞：不錯。

傳福：（看看衆，含笑）恐怕辦不到吧。

菲亞：（瞪眼）辦不到？等着瞧！

△大有引老四入。

大有：報告指導員，人來了！

菲亞：江同志！

老四：（看看衆）叫我？

菲亞：對！請坐。

老四：哈！不敢。

菲亞：你在李家多久了？

老四：喲！十好幾年囉。

菲亞：他們拿你當下人看待，可把你苦壞了！

老四：還好，日子過得倒蠻愜意的。

菲亞：哦？難道一輩子甘願作人幫傭？作人奴隸？

老四：沒那個意思。人，遲早總該有個自己的立足點吧。

菲亞：一點也不錯！現在就是你翻身的機會！

老四：哦？那敢情好！

菲亞：跟咱們一塊去鬪爭李家，我負責把他們家城裡的房舍交給你！

老四：交給我？有那麼便宜？

菲亞：我保證！

老四：（看看衆人）那麼，他們呢？

菲亞：他們替李家耕種的田地，就是他們的。

老四：黃傳福，你真的相信這一套？

△黃避開老四的眼光。

老四：大有，李家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吧？

△丁也不響。

老四：（向其餘）李家跟你們是主客之分，又不是俄國人所說的什麼地主、農奴；你們要跟着起鬨、蠻幹，不怕傷天害理呀？

菲亞：住嘴！你這中毒太深的蠢東西！

老四：中毒？中什麼毒？

菲亞：資產階級的毒！奴隸性！（掏出手槍）我要不念你是個無產階級出身，今兒就先斃了你！

老四：斃了我……我也不做虧心事。

菲亞：什麼叫虧心事？你是奴性深厚，有福也不會享！

△敲鑼打鼓聲、秧歌聲由遠而近。

菲亞：你們聽呀！別的組都動起來了！我們還呆着幹麼？走！發出我們廣大人民革命的吼聲呀！

△敲鑼打鼓聲中，夾雜着：

「打倒大地主！打倒善霸惡霸！

打倒土豪劣紳！農工大翻身呀……」

菲亞：聽見沒有？江老四同志，你不參加革命，廣大的人民就要革你的命！（轉向衆）同志們，把野火燒起來！把資產階級投入革命的大洪爐！走！咱們今天的任務：清算李家！鬭爭李家！先鏟除現階段革命的絆腳石！走呀！

△菲亞舉起手槍，衆勉強拿起屋角的鋤頭、釘鉞、鐮刀、木棍等物。

△突然，外面的喊聲亂了；有人喊着「快逃呀！中央軍打回來了！」接着呼兒叫女聲、奔跑聲、槍聲、嚎哭

聲……亂成一片。

△農舍內人人木呆。

△匪幹提着手槍闖入——

匪幹：蘇同志，瑞金丟了！撤退！

菲亞：往……往那裡走？

匪幹：還用問麼？老地方，上山去！快！

△菲亞隨匪幹匆匆離去。

△衆人逐一放下手中的傢伙。

△老四冷笑聲……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二場

人：玉秀（43）、濟民（22）、淑芳（21）、如崑（44）、雪谷（23）、振華（週歲）、老四（25）、南軒（43）、千載（45）、宏隆（20）、詩言（23）、瑞蓮（22）、傳福（31）、大有（26）、農民甲、乙、農婦甲、乙、匪幹（卅多）、菲亞（23）、匪兵二（各廿多）。（數字為現年）

時：民國二十一年秋，某日中午。

景：李宅大廳。

——主題曲：美哉中華及其變奏曲。

△李家第三代「振華」——澤民之子週歲，宴請親友，席設兩桌，男女分坐；氣氛雖不熱烈，但甚融洽。（必要時可增加男女親友各二、三人。）

△老四忙着前後照應。

玉秀：潑辣貨，妳喝了這杯酒，我有體己話跟妳說。

瑞蓮：大媽，饒了我吧！真的不能再喝了。萬一醉倒在街上，幹部同志又會找麻煩。

玉秀：不怕，叫妳那口子攆回家。

詩言：（隔席）大媽，小侄可是手無縛雞之力的人啣，您別派我好差事！

玉秀：去！「隔席不照管」，這會兒還用不着你操心！

△眾人嘻笑着。

△如崑舉杯離席，賓客及小一輩的見狀齊起立。

如崑：各位至親好友！（苦笑一下）不幸咱們今天又在「蘇維埃共和國」的卵翼之下，能夠藉着小孫子振華週歲，請各位一杯水酒，托大家的福，圖個吉利！

南軒：二爺，您怎麼啣？

如崑：犬子澤民失蹤一年多了，虧得兒媳婦雪谷無怨無尤，孩子也托福沒災沒病——

千載：（嚴肅地）如崑兄！不是我要阻攔你；你的話——（一笑）你大概是喝醉了！

如崑：不，我不是藉酒發瘋，今兒也沒有外人，我想——雖然我大嫂，還有濟民的媳婦兒淑芳，她們婆媳幫忙照

顧，我心裡……（有點酸酸的）總是過意不去，雪谷她……她太苦了！

雪谷：（噙着淚，抱着孩子起立）爸爸！我沒有……

玉秀：你要跟親友敬酒，就敬了吧，別窮啣咕啦！

如崑：（苦笑）大嫂，我的話還沒說完呀。

玉秀：要說，就說點兒好聽的。

如崑：好，小弟遵命！去年九月，中央軍打回來，我以為又太平無事了；沒想到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本鬼子又窮兇極惡，發狠逞強！中央軍增援北上，咱們又成了「蘇維埃共和國」的人。

玉秀：咱們大家命裡註定，還說它幹麼呢！

如崑：不！前幾天我聽說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談話，決定了「攘外必先安內」的政策，如果——

千載：（站起）你不說這些成不成？！

如崑：好，不說這些。各位親友，今天這次菲酌，我有個預感：恐怕是我家，不，恐怕是中國傳統式宴請親友的最後一次了。所以，我要——

老四：（聲）幹什麼？幹什麼？你們這是——

匪幹：（聲）滾開！

△接着匪兵吆喝「不許動」，匪幹當先入廳，後面傅福、大有、農氏甲、乙、農婦甲、乙等各持鋤頭、鐮刀、木棍等武器，在匪兵槍刺下——跟進。

△廳內婦女孩童嚇得擠在一堆。

匪幹：誰是當家主事的？

玉秀：（起立）我。

匪幹：把你家大小鑰匙都拿出來！

玉秀：人民政府來了以後，道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；咱們家根本就不用鑰匙了。

匪幹：瞧妳不出——嘴巴上還真有一套。清算她！

婦甲：李大娘，實在對不起！妳……妳……

匪幹：等一等。！原來還在請客，難怪滿屋子全是人。同李家沒關係的走開！

△賓客多人慌忙離去，詩言夫婦也在玉秀暗示下遲疑地相偕出廳。

匪幹：你是幹什麼的？

千載：李家長房的親家。

匪幹：哦？你就是陳千載？

千載：正是。

匪幹：（一笑）現在輪不到你，先回去！

千載：我兒子陳宏隆也可以帶走？

匪幹：少囉嗦，去！

千載：親家母，如崑兄，我們先走了。

△玉秀、如崑無言點頭；千載、宏隆再看看淑芳，黯然出廳。

匪幹：你呢？

南軒：在下何南軒。

匪幹：（瞪眼）問你幹什麼的？

南軒：本府會昌縣生意上的管事。

匪幹：管事。（笑笑）這兒可沒你管的事兒。滾吧！

南軒：大娘、二爺，我也走了。

△玉秀、如崑報以苦笑，南軒低頭而去。

匪幹：你是李如崑？

如崑：不錯。

匪幹：（向農甲）清算他！

△農民甲正要開口——

△菲亞匆匆入廳，將一份冊子遞給匪幹，並與他耳語了幾句，又匆匆離去。

匪幹：你呢？

濟民：李濟民。

匪幹：唔，長房的獨生子，她是你媳婦兒？

濟民：嗯。

匪幹：（分別向農乙、婦乙）回頭清算他！清算她！

農乙：是！

匪幹：（向如崑）李澤民是你兒子？

如崑：不錯。

匪幹：她是你的兒媳婦？

如崑：不錯。

匪幹：江老四！

老四：（在廳門口）幹什麼？

匪幹：我久聞你的大名，你也過來好好聽着！

△老四不動。



匪兵：（吆喝）過去！

△老四含怒入廳。

匪幹：李澤民是咱們的同志，你知道嗎？

如崑：你說什麼？

匪幹：我說——你兒子是咱們的同志。

如崑：（憤然）我沒有這樣的兒子！

匪幹：（一笑）他本來也要回來的，咱們就心他犯了溫情主義，調到別處去了。

雪谷：（聞啞地）天啦！

匪幹：（含笑）幸好剛才蘇同志來提醒，不然的話，我倒忘了這是同志之家。（向傳福等）咱們今兒可不許流血鬪爭，好了，看你們的啦！

（以下四人鬪爭清算詞同時進行——）

婦甲：大娘，民國十二年，妳在我家吃了一頓飯，連本帶利算來袁大頭一千五百塊，今兒該妳償還人民的債！

農甲：二爺，民國十年，你拿了我家一頂草帽，一個月變十，十個月變百；十年算來，你得償還一千大洋！

農乙：李濟民，那年你下鄉，住在我家一個月，房飯錢加利息，總共兩千塊！

婦乙：李嫂子，妳討了咱們家花樣子，那是人民藝術的結晶品，請妳歸還，要不然，就得賠償黃金一千兩！

匪幹：（大笑）好吶，好吶，別廢話啦！剛才沒聽見我說，這是共產黨同志之家嗎？應該優待！現在聽我的：李

家老小各准帶隨身和換洗衣服一套，限今天日落前出門，到南門外張記瓦窯居住，否則，召開公審大會，

流血鬪爭！

△間歇

玉秀：（含笑）請問幹部同志！穿的、住的，承蒙解決了；吃的，也請吩咐吩咐。

匪幹：噢？妳倒挺幽默的呀。（板臉）要吃喝，很簡單：參加勞動，計口授糧！到時候拿糧票領取食物！

玉秀：（仍笑着）謝了。

匪幹：現在，李家的東西，你們喜歡的，自己去拿！

△傳福等觀望。

匪幹：（吼）去呀！「翻身」去呀！

△傳福等緩緩分頭向內移動……

老四：黃傳福！丁大有！咱們可是拜把的兄弟啊！

傳福：兄弟，俗話說得好：由命不由人。認了吧！

大有：四弟，咱們也是沒法子。

匪幹：少廢話！快點行動！

△傳福等大喊「搶呀！拿呀！」分別衝入內室。

老四：（衝向匪幹）老子跟你拼了！

△老四與匪幹糾纏一起；一匪兵在老四背脊上扎了一槍托，他慘叫倒地；匪兵欲用刺刀——

匪幹：別弄死他！我還得要他好受！

老四：（掙扎起身）共匪……共匪……

△匪兵又一槍托，老四復倒，但隨即掙扎欲起——

老四：（咬牙）老子不死，就饒不了你們……

玉秀：（厲聲）老四！愛惜自個兒！留得青山在——

匪幹：怎麼？你們還能造反？！你奶奶的！

△匪幹猛一脚，老四倒地不動；如崑趁匪幹背對，衝上前緊掐住他的脖子，兩人掙扎倒地。

玉秀：（急叫）二弟放手！

△匪兵一槍托扎在如崑腿部，他慘叫，鬆手抱腿。

雪谷：（抱着孩子不敢上前）爸爸！

濟民

淑芳：（同時）二叔！

△濟民過去扶住如崑。

匪幹：（起立）你們想找死，可沒那麼便宜！哼！

△傳福等一一自內出：各人分別只拿了一些不值錢的小物件，見廳內狀況，全呆了。

匪幹：你們這是幹嗎？好東西不拿？不拿白不拿！

大有：（小聲嘟囔地）拿了也白拿！

匪幹：混蛋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#### 第四場

人：淑芳（26）、振華（5）、玉秀（48）、雪谷（28）、如崑（49）、濟民（27）、宏隆（25）、老四（30）、天仇（3）、千載（50）、詩言（28）、瑞蓮（26）。

時：民國二十五年年底，某日上午。

景：張記破瓦窰外，土坡、大半落盡了葉子的樹叢。

——主題曲：新生活運動歌及其變奏曲。

△破窰外陽光普照，惟四野闐無人跡。

△窰內傳出淑芳在教振華唱「新生活運動歌」的歌聲：「禮義廉恥表現在衣食住行，這便是新生活運動的精神……」

不久，歌聲止，振華跑出。

淑芳：（聲）振華，外面有風，好冷，快進來！

振華：沒有風，有太陽！

△淑芳出。

淑芳：真的，出太陽了！（呵呵手）唉，快一個月不見陽光啦！

振華：（向遠方）大奶，媽媽還不回來！

淑芳：別急，就快回來吶。（忽然想起什麼，回至窰門口）二叔，出太陽了，出來晒晒吧？

△無回應。

淑芳：嘿，居然睡着了。

振華：孀，我要媽媽！

淑芳：別急嘛，乖！來，咱們再唱歌——

振華：我不要！我不要「新生活」！

淑芳：不要新生活要什麼？沒出息！

振華：我不要唱「新生活」！

淑芳：（一笑）好，咱們唱「雪霽天晴朗，腊梅處處香；騎驢壩橋過，鈴兒響叮噠！」

振華：我不要騎驢！

淑芳：好，咱們騎馬可好？

振華：我要媽媽！

淑芳：媽媽，媽媽，媽媽就是馬變的！

振華：不是！

淑芳：你不聽話，淘氣，媽媽連牛馬都不如啦！

振華：孀，我不要媽媽做牛馬！

淑芳：那就要聽話。（視遠方）喏，大奶同你媽回來了！

△振華高喊着「媽媽！大奶……」飛跑迎去。

淑芳：慢點，小心摔跤！

△不久，玉秀牽着振華，雪谷提着一竹籃蔬菜上。

玉秀：咳，路沒走多遠，倒怪累的。我就在外面晒晒太陽吧。

△淑芳扶玉秀坐在石桌石墩邊。

雪谷：怎不叫我爸也出來晒晒？

淑芳：叫了沒應聲，也許睡着了。

雪谷：也該吃藥了，我去叫醒他。

△雪谷提菜籃入室內。

玉秀：（捏着腿）久不走動，筋骨可真不聽使喚了。

淑芳：我替你捶捶。

玉秀：不必，我不信就這麼老化吶。

振華：大奶！我要捶！

玉秀：好，乖孩子！

△振華為玉秀捶腿。

淑芳：（遙視）咦？

玉秀：怎麼？

淑芳：好像是我兄弟——宏隆來了。

玉秀：（扭頭凝望）緊趕慢趕的，不又出了什麼事兒啦。

淑芳：共匪又都打跑了，該不致於了吧……

△宏隆急步上——

宏隆：（喘着）姻母！妙！

玉秀：什麼事兒？瞧你趕的……

宏隆：（仍喘着）委員長出了事兒吶！

玉秀：誰？

宏隆：蔣委員長……在西安……被叛軍劫持了！

△如崑出，駝了背，癱了腿，拄着拐杖。

如崑：誰說的？

宏隆：二叔！

△雪谷扶如崑坐下。

如崑：叛軍？誰的叛軍？

宏隆：張學良、楊虎城的叛軍。

如崑：胡鬧，胡鬧！準又是共匪耍的花招——勾結幹的！

淑芳：爹呢？

宏隆：他在等下文，要我先來報告消息。

玉秀：（苦笑）咳，咱們沒消息則已，有消息可全是壞的；李家是沒指望的嘍！

如崑：（憤然）共匪流竄陝北，中央軍不一鼓作氣消滅他們，偏要接受投降，養虎為患！我早就知道要出紕漏！

啾——？

△老四抱着天仇佇立土坡上。

老四：大娘！二爺！

△衆愕然。

雪谷

：四叔！

宏隆：（同時）江……江四叔！

玉秀：老四！你居然還活着！

老四：（苦笑）大娘，老四死不了的。

如崑：你打那兒來？

老四：打城裡來。

雪谷：四叔成親了？

老四：瞧我這副德行，還能成親？

淑芳：是誰家的孩子？

老四：說來話長……

淑芳：我來抱抱。（一邊抱孩子）叫什麼名字？

老四：還沒有取名，我叫他小寶。

如崑：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老四：那年我從大牢裡跑出來，被共匪追逼得走投無路，渾打糊撞的逃進了一個匪幹的家裡……

玉秀：怎麼不說了？

老四：幸而匪幹不在家，他的愛人倒把我給藏了起來。

衆人：（紛紛地）哦？後來呢？

老四：匪幹回來不久，說有急事又出去了。他愛人就把我放出來，給了我一袋乾糧，一個未滿週歲的孩子！

△衆等待。

老四：她說，她原是好人家的妻子，父母、丈夫都給共匪鬪爭死了；匪幹就霸佔她作了愛人；她因為有了身孕，要保留報仇雪恨的種子，才屈從匪幹……（強抑悲哀）我帶着孩子無處投奔，只好躲入深山；幸好給一對老農夫妻收留，我就幫他們栽種過活。

如崑：那你幾時下山的？

老四：今年春季裡，老倆相繼去世；我又聽說共匪都敗逃了，上個月才帶着孩子趕下山來。

玉秀：就是那孩子？

老四：大娘、二爺，你們當這孩子是誰家的骨肉？

如崑：誰家的？

老四：（慘恻地）他是何南軒三爺的遺腹子呀！

如崑：（瞪眼）你說什麼？（顫抖地）南軒的骨肉？！

玉秀：（巍巍然起立）何三嫂在……在那兒？！

老四：昨天我才打聽到：三娘就在那天夜裡懸樑自盡了。

△衆不勝悲感。

△如崑猛然起立，跛行幾步，舉頭向天——

如崑：浩劫！浩劫！可是……義夫節婦，到處都有！咱們善良的中國人怎麼可以永遠沉淪！老天！怎麼可以永遠沉淪！

淪！（稍頓）孩子抱過來，我看看！

△淑芳抱過孩子。

如崑：孩子，苦命的孩子！有我李如崑在世一天，就得把你撫養成成人，好替你無辜的父母報仇雪恨！

老四：二爺，你先替他取個名字吧！

△孩子哭了，淑芳忙即撫慰。

如崑：（想想）叫他天仇！就是要報「不共戴天之仇」的意思！

淑芳：好，天仇！別哭，別哭，咱們都是要報仇雪恨的！

△老四發覺如崑身形大變——

老四：你怎麼吶，二爺？背也直不起來了？

雪谷：還不是死鬼共匪折磨的！中央軍打回來，才放出大牢，可一直病着。

玉秀：虧得咱們這家子都還強硬，都還撐得住。

宏隆：我爹他們來了！

△千載、濟民同上。遠處頻傳爆竹聲響。

宏隆：爹，江四叔也平安無事回來了。

淑芳：還帶回來何三爺的親生骨肉！

千載：怎麼說？

濟民：四叔，真是吉人天相！

如崑：咱們先別說這些，委員長的消息如何？

千載：嗨，虛驚一場，虛驚一場！蔣委員長早就平平安安回到南京城啦！

濟民：你們不聽見——這陣子各處都在放鞭炮了嗎？

△鞭炮聲不斷。

如崑：這才是中國人之福！

千載：所以我趕着跑來報告，其實，我不來也沒關係！

如崑：怎沒關係？

千載：半路上碰見濟民，他也正趕着回來報告的。

如崑：走，咱們裡邊兒說話去。

濟民：今兒天氣不錯，就在外面坐坐吧。

如崑：咱們進去說話，你們年青人也少受點拘束。

△如崑領頭，千載、玉秀牽着振華、老四接過天仇，一一進入窰內。

宏隆：姊，沒什麼事兒了吧？我進去說一聲，就回去了。

淑芳：好吧，免得家裡也不放心。

△宏隆入窰。

濟民：四叔怎麼來的？還帶個孩子？

淑芳：故事長着咧，你不會自己問他去！

濟民：（笑着）攆我走？好，我就走。

△濟民入窰。

雪谷：（坐下）看樣子，咱們家人丁又得興旺吶。

淑芳：（與她並坐）可不，該是個好兆頭吧？

△濟民在窰門口——

濟民：二叔吩咐了，今午不管吃什麼，要你們倆預備一瓶酒！（復入。）

淑芳：當家的，快去吧——打酒買肉！

雪谷：妳代勞吧。今兒我覺得有點兒不大對勁兒。

淑芳：好吧。（起立，伸出手掌。）

雪谷：幹麼？沒錢啦？

淑芳：好說，是妳管家？我管家？

△雪谷從臂彎裡取出一支玉圈——

雪谷：拿去吧。

淑芳：又上當舖？

雪谷：（笑着）又沒要妳去偷，去搶！

淑芳：我天生是當舖的？今兒說不去，就不去！

雪谷：少奶奶，我跟你下跪，可好？

△淑芳接過玉圈，向陽光透視——

淑芳：說真的，人家什麼都給鬪爭光了，就妳還有着這個值錢的東西。

雪谷：我也是適逢其會！要不藏在髒東西裡面，那天掃地出門，還不叫那個女匪幹搜了去。

淑芳：真叫人羨慕！

雪谷：（笑笑）妳要喜歡，將來妳兒子娶媳婦兒，我就傳給她。

淑芳：呸！還「兒子娶媳婦兒」哩，誰像妳兒子都五六歲了；人家還連個鬼影兒都沒有，我可不稀罕妳這空頭人

情。

雪谷：（笑着）像妳這大屁股——人人都說是孩子窠，將來還怕不是一大堆！

淑芳：一大堆——臭蟲、虱子！

雪谷：（大笑）該死的！妳這一說，我渾身都在發癢啦！快去吧，回來晚了，酒涼飯冷的，遭挨罵。

淑芳：好！反正「君子常常當當（坦蕩蕩）」！（一楞）今兒怎麼吶？楊大哥倆口兒也一塊兒來啦！

瑞蓮：（聲）好消息！好消息！

雪谷：（向內）大娘！爸！楊大哥他們來了！

△詩言夫婦上。

瑞蓮：好消息！天大的好消息！

△窠內衆人一一齊出。

詩言：大孀！二爺！恭喜，恭喜！

瑞蓮：（同時）大孀，跟你們帶好消息來嘞！

△衆等待。

千載：蔣委員長平安脫險了，是不是？



瑞蓮：嗨呀！那是一件喜事，可不是新聞了。這件喜事呀，是你們李家的！

玉秀：說呀！潑辣貨！輪到妳吶，又儘費關子兒！

瑞蓮：哎呀，您也得讓咱們喘口氣呀！省城裡頭來了公文——咳，還是你說吧！

詩言：（含笑）今天早上省府的公文到了：所有被共匪清算鬭爭的不動產業，飭令縣府一個月內清還原主。

瑞蓮：還有，你們家房子，共產黨跑了以後，就一直空着，明兒你們可以先搬回去住啦！

△「意外」造成了短暫的間歇。

玉秀：妳這話是真是假？

瑞蓮：哎呀，大爺，瑞蓮幾時向您說過假話？再說，這種事豈能胡謔瞎扯呀！

△衆欣然。

雪谷：阿彌陀佛，謝天謝地！

淑芳：我才不信天地咧！這可是政府的德意！

餘衆：對！

濟民：（攤手）娘，賞幾個錢吧！

玉秀：錢？幹麼？

濟民：淑芳的宣傳費呀！

淑芳：呸！宣傳費也輪不到你拿！

△衆大笑。

雪谷：（笑着）少奶奶，該去吶！

淑芳：這會兒可更有精神跑腿兒啦！

玉秀：那兒去？

淑芳：打酒買肉嘛！

如崑：多買幾瓶，咱們今兒要來個「不醉無歸」！

淑芳：知道了。

△淑芳向外走。

玉秀：淑芳。

淑芳：媽？

玉秀：有錢嗎？

淑芳：（遲疑有頃，終於苦笑着舉起玉圈）有這個。

△衆尷尬。

玉秀：沒關係，去吧。現在一切好轉，從此以後，也許咱們再也不會「上當」啦！  
詩言：（拍巴掌）大嬸說得好，一語雙關！

△衆歡然鼓掌。

玉秀：（笑着）沒水準！誰要你來點破的！

△音樂——暗轉——

### 第五場

人：雪谷（30）、淑芳（臨產中，28）、濟民（29）、如崑（51）、玉秀（50）、老四（32）、宏隆（27）、詩言（30）、瑞蓮（28）。

時：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中旬，某日午間。

景：李宅大廳（同第3場）。

——主題曲：抗敵歌及其變奏曲。

△廳內無人，外面人潮聲陣陣湧，遞起「保衛大武漢」的歌聲，「服從最高領袖！打倒日本鬼子」等口號……人潮，歌聲逐漸遠去。

△雪谷、淑芳自外入——

雪谷：如果決定要走，萬一路上要生產，可就糟糕透了。

淑芳：生產，我不怕，只怕拖累大家。

△濟民半扶着如崑自外入——

濟民：回屋裡歇着吧？

如崑：先在這兒坐會兒。

△如崑放下拐杖，落坐。

淑芳：媽呢？

濟民：在外面跟蓮嫂講話。

如崑：濟民。

濟民：二叔？

如崑：我猜想你媽的意思，她很願意走。

濟民：委員長宣佈長期抗戰，我們追隨政府撤退武漢，本來也是我的初衷……偏偏淑芳的產期到了，所以——

△玉秀、老四、宏隆自外入。

老四：二爺，老四要告辭了！

如崑：告辭？

老四：我在外面也跟大娘稟告過了，當兵去！

宏隆：我跟四叔一道，爹要我先來辭行，說，因為我們家兩房人都準備撤退武漢，等忙完了就過來。還說，姻母、二叔，要多給教導。

玉秀：你爹既然答應你當兵——從軍報國，男兒本份；你就為國珍重吧！

宏隆：多謝姻母金言。

如崑：宏隆，咱們都是吃足共產黨苦頭的人；別的甬多說，入伍後，你要隨時報告長官：注意八路軍的行動，他們陰險狡詐，很可能掉轉槍口對付自己人！

宏隆：是！

如崑：（轉向老四）本來我已經同你大娘商量過了，要讓你成家，分幾畝田由你自己去過活的，偏偏抗戰爆發：

：照理說，你是我們的平輩，多年來你一直不肯改口稱呼，大家相處慣了，也就由你。現在……

老四：（笑着）二爺有話儘管吩咐。

如崑：其實，我也沒什麼好說的，這次分手……但願咱仍還有相見之日……

老四：（苦笑着）二爺，你這一動感情，老四要走不成吶！共匪沒弄死我，日本鬼子我更不怕，千萬別擔心。

如崑：還是要處處當心才好。（向雪谷）你跟四叔準備好的那張田契拿來，另外拿兩百塊錢——

老四：慢點！大娘、二爺，我這是當兵，要那些幹嗎？

如崑：讓我們心裡好過一點……

老四：宏隆，我在外面等你。（突地跪下向正堂磕了一個頭，站起來打個拱手）大家保重！

△老四快步奪門而出。

如崑：老四。

玉秀：（敲邊鼓地）呃！人活着，也就活這麼一點骨氣！

宏隆：姻母，二叔，我也走了。

玉秀：好，保重！

如崑：好，保重！

宏隆：大嫂，再見！

雪谷：多保重！

宏隆：姊夫，姊，我走了！

淑芳：能寫信，就……

宏隆：我知道！（迅即出廳。）

△淑芳一手捧腹，痛苦抽氣。

雪谷：淑芳，妳——

△淑芳猛扯雪谷衣角，阻其說話。

△外面人潮聲，夾雜着：「日本鬼子要打來了，大家追隨政府，抗戰到底！」等口號。

如崑：天仇、振華到那兒去了？

玉秀：他們都不肯進來，王嫂帶着還在看逃難。

△詩言夫婦自外入。

瑞蓮：大孀，二叔，日本鬼子要打來了，你們到底走呀還是不走？

詩言：縣府得到消息，日軍分四路進逼：南昌一路交通壅塞，再不走，恐怕過不去了。

玉秀：你們呢？

瑞蓮：當然走哇！還要燒掉房屋，就是委員長說的——叫什麼來着？

詩言：焦土抗戰！

瑞蓮：對嘛！叫日本鬼子來了，什麼也撈不着！

詩言：我們隨縣府最後一批撤退，說不定今晚就要行動。

瑞蓮：要走呢，咱們一道，彼此都有個照應。

玉秀：（看看濟民）謝謝你們的好意！瑞蓮，咱們吶，還沒拿定主意哩。

詩言：大孀，二叔，走吧，去年南京大屠殺是個教訓呀！

濟民：不是我們不走，詩言兄，咱們這一家老老小小；二叔行動又不方便，再說，淑芳也快生產了……

瑞蓮：跟縣府走，我們大家擠一輛；淑芳生產，大家都可以照顧。哎呀！什麼聲響？

△遠遠砲聲……

雪谷：好像是地震！

如崑：什麼地震，大砲聲。

瑞蓮：大砲？日本鬼子這快就打來了？

詩言：二叔，我們還得回去收拾，你們決定了的話——

瑞蓮：（接嘴）咱們一定先來接你們！

△詩言夫婦急急離去。

△砲聲隆隆……

△外面人聲鼎沸，有人高喊「鬼子打來了」，「要走的快呀！」……

△淑芳痛苦呻吟。

雪谷：大娘，淑芳好像是在陣痛了！

淑芳：胡說！我不過扭了一下。

玉秀：淑芳，說實話，不要隱瞞什麼。

淑芳：（苦笑）沒有嘛。計算日子，少說也還得十幾天。

玉秀：那就好。二弟，一句話，你願不願意走？

如崑：我沒意見。走也好，留也好，你們母子商量吧。

△如崑拿起拐杖，雪谷忙扶之入內室（左）。

玉秀：濟民，我問你：你不是害怕再吃苦吧？

濟民：……怎麼會。

玉秀：只是不想走？

濟民：也不是。我的意思是等幾天，時局如果有轉變，淑芳也可以平安生產；不行，再走。

玉秀：難怪人家罵你書呆子！這證明你果然沒有出息！

△砲聲震響。

△淑芳呻吟。

△玉秀猛回頭，見淑芳滿頭大汗——

玉秀：淑芳！妳……走，屋裡去！

淑芳：媽，不要緊，不要緊的；又過去了。

△玉秀挽着淑芳半拖半扯地進入右室。

△濟民發呆。

△人潮汹涌由外面掀騰而過。

玉秀：（聲）叫雪谷快來幫忙！

濟民：大嫂，快來幫忙，淑芳要生了！

△雪谷奔出，入右室。

△淑芳喊叫……

△如崑復入廳中。

△砲聲震動……

△瑞蓮提了一隻手提箱急急入——

瑞蓮：大嫂，我們要走了！你們——（見現狀，楞住。）

△淑芳喊叫加高。

瑞蓮：要生了?!（丟下手提箱，衝入右室。）

玉秀：（聲）淑芳，沉住氣，很快就過去了！

△淑芳大叫——

△雪谷奔出，入左室取了水瓶一隻，回原室。

瑞蓮：（聲）淑芳，抓緊我！吸口氣，吸口氣！

△淑芳大叫。

玉秀：（聲）妳只管叫！叫！不要怕！

△濟民怕了。

濟民：二叔？

如崑：你該知道了吧？濟民！生命得來多不容易。

△砲聲綿綿不絕……

瑞蓮：（聲）用勁兒！用勁兒！！

淑芳：（聲嘶力竭地）媽……！

△沉寂。

△詩言匆匆入——

詩言：快呀，車子在等着——咦？怎麼啲？

△嬰兒「呱呱落地」聲……

濟民：（欣慰地）生了！

△瑞蓮高挽着袖口，出。

詩言：二叔，你們決定了沒有？

如崑：恐怕是走不了啦，你們先走吧。

詩言：好，公家的事不好耽誤，咱們漢口見！

如崑：漢口見！

△瑞蓮提起手提箱——

瑞蓮：大婦，我們先走了！

玉秀：（聲）保重呀！

如崑：外面見了王嫂，叫她把天仇跟振華帶進來！

詩言

：好的。大家保重！

△詩言夫婦出廳。

△「車轆轉、馬蕭蕭」似的滾動聲由近而遠。

△玉秀頭髮鬆弛，手提一包袱出，遺桌上。

△如崑見狀，點點頭，入左室。

玉秀：你媳婦產後虛弱，我們是走不成了；她給你生了個女兒，也算有了後代，你滿意嗎？

濟民：滿意。

玉秀：滿意就好。不過，我有幾句話要告訴你。

濟民：娘？

玉秀：俗語說：將門出虎子。我看，這話要改正啦！

△濟民惶恐跪下。

玉秀：你祖父死於丁未黃崗戰役，遺言子孫要繼承國民革命，所以你父親參加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的行動，死後連屍骨都沒找着。（稍停）你二叔武昌起義傷了腿，總算活着回來。這些事，你大概都不記得了吧？

濟民：兒子怎敢忘記。

玉秀：那你真是膏粱子弟，疏懶成性嘍？罵你是書呆子，似乎還抬舉了你！你怎不學學江老四跟你內弟？

△濟民低頭。

玉秀：我張玉秀二十出頭就守寡。你今年足足二十八歲，跟天仇一樣也是個遺腹子。想想吧，你祖、父兩代為國捐軀，誰不敬仰？如今國難當頭，他們的子孫倒成了個窩囊廢！算了，再說下去恐怕更難聽。這裡面是幾件換洗衣服和一個月盤纏，國家要不勝利，不太平，你就不要回來見我！（轉向如崑室）二叔，姪兒當兵去了！

如崑：（聲）我知道了，一切好自為之！

△濟民起立提起包袱大步出廳。

△如崑出——

如崑：雪谷，要沒事了，先去把天仇、振華叫進來。

△雪谷應聲出，轉廳外。

△外面人潮聲似已接近尾聲……

如崑：大嫂，怎不叫濟民替孩子取了名字再走？

玉秀：（聲）……你就代他取一個吧。

如崑：（思索）為了紀念她父親，就取名紀父可以嗎？

玉秀：（聲）很好！

△雪谷入廳——

雪谷：兩個都不肯進來！

如崑：這是幹麼呀！

雪谷：（苦笑）他們也要抗戰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六場

人：澤民（33）、老四（34）、宏隆（30）、菲亞（32）、匪幹（47）、國軍二人、匪兵四人。  
時：民國三十年夏，某日夜。

景：戰地——破廟一角。

——主題曲：槍口對外及其變奏曲。

△四周昏闇，天空也不見星月；蟲豹叫聲淒切。

△澤民就桌上馬燈之光在登記什麼；國軍二人被匪兵（國軍服）持槍監視，似在受審模樣。

澤民：（抬頭）今後咱們才算是真正的自己人了，抗日勝利之後，我保證你們平安回家。

△國軍二人點點頭。

澤民：你編入第七連，你第九連；你是他的保證人，他也是你的保證人；誰要開小差，或出了什麼事故，結果如

何？我不說，你們都該懂吧？

△國軍二人對視一眼，各自應聲「懂」！

澤民：（向二匪兵）將他們分別交給第七、第九連。

二匪：（分別地）是！（以槍刺脅迫着）走，同志！

△二匪押解國軍二人而去。

澤民：再兩名！

△另二匪兵應聲至破廟後，不久，押解老四、宏隆至桌邊。

一匪：這是我們營司令員！

△宏隆、老四行軍禮。

澤民：（答禮後，向隆）你的姓名、階級？

宏隆：陳宏隆，中尉排長。

澤民：哦！想不到是你——

老四：什麼！大少爺，你原來在……



澤民：（提燈起立）這可真是一「大水沖撞龍王廟」——實在難得！想不到四叔也吃糧當兵啦！

老四：為了打日本鬼子嘛！

澤民：坐，坐！

△匪兵取過一條長橈，宏隆、老四落坐。

澤民：（放燈，坐下）宏隆什麼時候離家的？

宏隆：武漢撤退前一個月，跟四叔一塊兒離家的。

澤民：家裡的情形怎樣？

老四：嗨呀！大少爺，咱們家搞慘了——

宏隆：（阻止）還算平安無事。現在，只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撤退到大後方去。

△間歇。蟲聲唧唧……

澤民：反正是參加抗戰——歡迎你們加入我們的部隊。

老四：我不懂你的意思？

澤民：我要把你們編入我的部隊。

老四：我們的部隊呢？

澤民：（笑着）不是打垮了嗎？

老四：大少爺，咱們都在打日本鬼子，不能再窩裡反！我們奉令轉進，你們冷不防繳了我們的械，這等於幫助敵人！

澤民：兩股力量合而為一，打擊敵人才能有效呀！

老四：憑良心，大少爺，你們「新四軍」就沒跟鬼子打過一場硬仗！

澤民：（大笑）長期抗戰，打硬仗的機會多得很；今後咱們在一起同生共死，共患難——

老四：不，大少爺，我寧願回自己的部隊。

澤民：你們的部隊已經不存在了。

老四：我一定要回去——我要向統帥部作證！

澤民：（怒）江老四！

△菲亞自外入——

菲亞：江老四？哪個江老四？……咦？怎不說話呀？

△菲亞提馬燈照看，止於老四面上——

菲亞：哦！原來是你！咱們可真是冤家路窄！

△菲亞放回馬燈。

澤民：他現在算是咱們的同志了。

菲亞：是嗎？

澤民：這位陳宏隆同志，妳還記得嗎？

菲亞：陳宏隆？

澤民：我堂弟的內弟呀！

菲亞：我那記得那麼多，只要是同志就好。（與宏隆握手）歡迎參加咱們抗日的人民革命行列！

宏隆：請多指教。

△菲亞欲與老四握手，老四勉強出手與握。

菲亞：你這人仇恨心理很重，如果真能轉變思想，倒是咱們人民革命的好材料。請坐呀！

△老四欲言又止，為宏隆扯着坐下。

澤民：我預備把他留在身邊。

菲亞：陳同志呢？

澤民：他現階中尉排長，我想保他升一級。

菲亞：（打哈哈）丟不了溫情主義的包袱！

△匪幹持手電筒入——

匪幹：你們還在打哈哈，事情辦完了沒有？

澤民：（起立）報告指導員，快完了，大概還有……

匪兵：還有十二名。

匪幹：快分配吧，明兒一早可能有任務。

澤民：是！

△匪幹以手電筒照着宏隆、老四……

菲亞：這是咱們師司令部洪指導員！

△宏隆、老四起立，敬禮。

△匪幹已撤回手電光，忽又直指老四——

匪幹：你叫什麼？

老四：江濤。

匪幹：江濤？（向澤民）是不是你家的江老四？

澤民：是的。不過，他——

匪幹：他是國民黨的特務！抓起來！

匪兵：是！

△匪兵以槍刺對着老四。

澤民：報告指導員，他已經轉變了。

匪幹：轉變了？我要親自審問。帶走！

匪兵：是！走！

匪幹：哦，對了，美國以軍事物資援助國民黨；你們要注意：到了手的，不許隨便使用；要保持實力，等部隊壯大到足以吞併一個戰區，才能力拼！懂嗎？

澤民：是！

菲亞：是！

### 第七場

人：濟民（35）、傳福（44）、大有（39）、農民甲、乙、農婦甲、乙、忠豪（26）、農民男女各二三人（游擊隊員）。

時：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，中午。

景：地下室——游擊基地之一的電訊室。

——主題曲：大刀進行曲及其變奏。

△忠豪在收發電報，一農民青年搖發電機。

△濟民、傳福、農民甲、乙等圍坐一桌，正聚精會神地研讀地圖。

△忠豪忽然取下耳機——

忠豪：今天怎麼搞的，干擾好大，好像全世界都有電波！

濟民：集中精神吧，三天沒收到指示了。

△忠豪再戴上耳機，注意收聽。

△農婦甲、乙各提一隻籃子入——

婦甲：開飯吶！

農甲：今午吃什麼？米飯還是大餅？

婦乙：炸彈！

農乙：妳吃！

婦乙：放你的狗屁！

△衆嬉笑……

△農婦甲、乙將籃子置桌上。

婦甲：每人鹹蛋兩個，煎餅兩張。

農甲：會辦事兒，我說嘛，也該換個口味兒啦。

婦甲：你就光會吃！

△衆取食。婦乙將一份送至濟民跟前——

婦乙：歇會兒吧，特派員！

濟民：謝謝！

△大家進餐。

傳福：（吃着）特派員，我看啦，你實在應該回家看看。

濟民：為什麼？

傳福：你到我們這個基地也快一年了，抽個空回家省親，也是人之常情。

婦甲：是嘛，路又不是很遠！

農甲：這幾天，鬼子兵又沒什麼動靜。

農乙：咱們保你去，保你回來，怎樣？

濟民：不，謝謝大家！我不是不想回去，這是責任問題。

傳福：汪報務員也可以代理一天兩天的呀。

濟民：我不是不放心，我這次奉派回家鄉跟各位並肩作戰，目的在配合總反攻的行動，如果不能勝利成功，就算

回家十趟八趟，請問又有什麼意義？

婦乙：你呀，還是從前那個……

濟民：（一笑）書呆子的毛病，是嗎？

婦乙：如今可是個英雄好漢了嘛！

△衆嬉笑。

△鳥叫聲……（暗號）。

△衆諦聽。

傳福：丁大有回來了！

△大有匆匆入——

大有：特派員，事情有點兒蹊蹺、不妙！

△眾緊張。

濟民：怎麼樣？

大有：雲都、瑞金駐紮的日本鬼子，今兒一大早就都在向南昌方面集結，好像又要大舉進攻的樣子！

濟民：忠豪，加緊呼叫！

忠豪：是！

濟民：大家過來！

△傳福、大有、農民甲、乙等圍至地圖邊。

△農婦甲、乙清理殘餘食物。

濟民：（指圖分析）日軍在雲都的兵力不大，瑞金也只有一个師團——

忠豪：（取下耳機）報告特派員，很奇怪！

濟民：怎麼樣？

忠豪：電波的干擾實在太大！我仔細聽來，好像全是明碼，都是一些平常的電訊，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現象。

濟民：這該怎麼辦？

大有：要不要換一台機器？

忠豪：機器好好的，換了，也是一樣。我建議開聽收音機試試看！

濟民：好吧。

△忠豪撥收音機……雜音之後，突然傳出：「……各位同胞，日本政府今天接受波茨坦宣言，宣佈無條件投降！我全國軍民八年浴血抗戰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！」——國歌聲。

△眾先不敢相信地互相觀望……

大有：原來是咱們打贏了？

濟民：同志們，這不會是假的！

農甲：勝了！

農乙：勝利了！！

△眾爆發出無可遏止的歡欣狂呼……

婦甲  
乙：（向外衝去）最後勝利了！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八場

人：如崑（61）、千載（62）、玉秀（60）、淑芳（38）、天仇（16）、振華（18）、雪谷（40）、紀父（11）、復華（3）、詩言（40）、瑞蓮（38）、巧君（嬰兒）、濟民（39）、澤民（41）、菲亞（40）。

時：民國三十八年秋，某日夜。

景：李宅大廳（同第3、5場）。（或方向轉變。）

——主題曲：還我山河及其變奏曲。

△玉秀、千載、如崑坐廳正中，淑芳抱着復華、紀父挨近其母踞坐廳右；雪谷、天仇、振華三人則坐廳左；全都滿面愁苦，一言不發。

△桌上、地面上，滿是衣箱、行囊，像有遠行光景。

△桌上正中，一支燭光時暗時明，使整個大廳的景象既呆滯却又很不平常。

如崑：（猛拍桌）好不容易得來的勝利成果，又叫這幫子叛匪給糟蹋，倒霉的總是善良無辜的老百姓！

千載：（也憤然）要不是友邦人士搞什麼和談和談，大局也不致於如此之壞！

如崑：什麼友邦人士！簡直在存心分裂人家的國家！老實說，蔣總統如果不引退，共匪早就消滅了！

玉秀：還說這些幹麼呢，這回真要逃不出去，依着我，各人自尋方便吧！再受活罪，我可沒那傻勁兒啦。

淑芳：娘打算……？

玉秀：打什麼算？我是一根麻繩，兩腿一伸，就這麼算。

△衆無言對視。

△敲門聲，衆緊張。

振華：（憤然）我去開門！

雪谷：振華！

△敲門聲急迫。

玉秀：開門吧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。

天仇：走，我陪你去！

如崑：天仇，讓振華一個人去；咱們見機行事好了。

△振華應門。引詩言夫婦（抱着巧君，携着行囊）入廳。

千載：怎麼？你們也沒走了？

瑞蓮：（哭喪地）走不了啦，滿街都是什麼解放軍，連出了城的都給轟了回來！

玉秀：你們怎不回家？

瑞蓮：家？還要家幹嘛？我是再也不跟共匪打交道的啦！

詩言：我們打老遠看見你們被攆了回來，所以來這兒……

玉秀：那也好，咱們就一塊兒坐以待斃吧！

千載：（拍桌）怎麼老天爺專跟咱們過不去？！

△瑞蓮懷中的嬰兒哭了……

瑞蓮：巧兒不怕，不怕……不哭……不哭……

玉秀：巧丫頭也是命苦，剛落地就遭逢劫數！

雪谷：哎呀！你們聽——

△大家靜聽——

千載：（向後廳）誰？

濟民：（聲）是我！

淑芳：是濟民！

△濟民化裝老人自廳後出。

玉秀：你？

△濟民解了裝扮——

濟民：糟糕透了！你們怎麼沒有離開呀？

玉秀：（冷冷地）你怎麼回來的？

濟民：我從後院翻牆進來的！

玉秀：（怒）我問你為什麼不打共匪？偏要跑回來！

濟民：（傷痛地）娘！共匪叛亂，兒子謹遵娘命回到部隊，一直就在關內關外同他們拼命！偏偏搞什麼停戰和談

，咱們眼睜睜地等着被共匪吃掉！

如崑：（長嘆）和談誤國！害盡蒼生！

濟民：徐蚌會戰之後，總統他老人家為了不願再聽那些個野心家和投機份子的叫囂，也希望國家真能安定下來，

才毅然引退；這一來反而使民心士氣一落千丈！以致共匪勢燄高漲，我們的軍事却處處失利！

△燭光黯淡。

濟民：共匪渡江，我知道江南堪慮，才連夜趕回來，想把你們撤走；我到了邊界，共匪却已經進了城……唉，娘

、二叔、岳父，你們為什麼不在事前……

千載：咱們也是消息太晚！本來已經出了城門，叫他們給擋回來的！

濟民：（頓足）難道說，這真是天意！

△燭光亮度漸漸轉強。

玉秀：我可不管什麼天意、地意，娘倒有個主意。

△衆等待。

玉秀：你怎麼來就怎麼去，有法子能把這些年青人帶走更好！喏，那就是你大前年走後生的兒子——復華。

濟民：娘，要走就得一起走！否則——

△敲門聲……

詩言：可能是巡查來了！我們要不要躲避一下？

玉秀：躲到那兒去？我去應付！

振華：大奶，我同天仇叔去好了。

△敲門聲急促……

如崑：可不許衝突，有事由我們來處理。

△振華、天仇點頭，出。

玉秀：你還不走？要一塊兒等死！

濟民：娘——好，兒子先迴避一下。

△濟民轉入廳後。

振華：（聲）哎……幹什麼？別不講理！

天仇：（聲）深更半夜，你怎麼可以隨便進來！

玉秀：我去看看——（方欲起身。）

△澤民入廳，振華、天仇緊追其後——

澤民：大娘！爸！（掃視一眼）哦，大家都在這兒。（脫去單帽）是我呀，爸爸！

如崑：（低沉地）我不是你爸爸！

澤民：你們的事情，我都知道了……所以趕回來看看。

△死寂。

玉秀：（慘笑着）看看吧，澤民，看看咱們又要打入十八層地獄去啦。

澤民：（苦笑一下）我懂，我懂，所以我趕回來；你們要走的話，沒有這個很難辦到。（掏出一疊紙捲。）

玉秀：怎麼？還要我們買票，是嗎？

澤民：（又一笑）沒有路條，寸步難行。現在走，也還算是時候；先去廣州，或者香港，以後……以後你們就自己打算吧。

如崑：（恨聲）咱們不要領你的情！

澤民：爸，這不算什麼情，這是現實。無論如何，你把我扶養成人，我雖然沒盡到什麼本份，總是李家的一份子



，在目前這種情形，我……也只能做到這樣。  
△間歇。

玉秀：好，澤民，咱們領你這份兒情。

澤民：大娘，那就請你們從後院走吧：大門外全是我的部隊，拆穿了，不好看。（將路條置桌上。）

△濟民衝入，一把抓住澤民——

濟民：澤民哥，跟我們一起走！

澤民：是你？濟民！

濟民：走！放棄共產，跟我們一齊走！

澤民：（笑笑）你還是跟小時候那樣……濟民，別太天真啦，先解決了你們目前的窘境再說吧。

濟民：你……何苦……何苦……

澤民：有你領着他們走，我也就放心多了。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，現在也不是敘家常的時、地。還不快走！

濟民：好，澤民哥！希望我們還能相見！娘，我們走！

△濟民率玉秀、淑芳（抱復華）、紀父、千載等（各携行李）入廳後。

玉秀：（聲）天仇，你先來！

△天仇看着如崑，崑點點頭；天仇盯着澤民轉入廳後。

詩言：澤民兄，我們可以一道走嗎？

澤民：人各有志，詩言兄，請吧。

△詩言夫婦抱巧君、携行李入廳後。

澤民：爸，錯已鑄成，多說無益，請走吧。

如崑：（低沉地）亡羊補牢，還不太晚吧。

澤民：兒子另有想法，總之，兒子不會辱沒家門的。

如崑：但願如此。（拄杖轉入廳後。）

△雪谷、振華各拾起行囊跟在如崑身後移動。

澤民：你們母子等一等。

△雪谷、振華停步，放下行李。

澤民：振華！

△振華轉身。

澤民：（苦笑）你就是振華？來，過來。

△振華不動，雪谷反手推他；他上前幾步。

澤民：算來十八歲了，好，好，第一次見面，我也沒什麼好說的。記住：我這個父親沒做到的，希望你能幫忙，在爺爺、大奶跟前……少淘氣，懂嗎？

振華：（發洩地）爸爸……（捧臉大哭。）

澤民：（柔聲）不要哭，要勇敢的去面對未來……去吧，快去照顧爺爺。

△振華抓起行李，哭聲衝出。

△雪谷向前移動。

澤民：雪谷！

△雪谷回身，滿面淚痕。

澤民：不要恨我吧，是所謂的「新時代」、「新思想」誤了我們！雪谷，我壓根兒沒有遺棄你的意思……

△雪谷衝入澤民的懷抱。

澤民：（良久）這就夠了，夠了！（放開她，取路條塞入她的手中）去吧！哦，請轉告爸爸，四叔同宏隆，我也放走了。

△雪谷緩緩離去。

△燭光轉黯。

△澤民猛一拳擊桌，燭光熄滅。

澤民：（狂吼）這就是共產黨的唯物史觀！辯論法！真他娘的無聊到了家啦！

△一隻手電筒照射在他搞扭的面上，菲亞入——

菲亞：那兒也找不着你，我就知道你忘不了這個家！

△澤民不響，坐落。

菲亞：（以手電筒照照各處）他們人呢？

澤民：早走了。

菲亞：哦，所以你不痛快！

澤民：妳究竟找我幹嗎？陰魂不散！

菲亞：找你幹嗎？沒收到我托人捎的信？

澤民：沒有。現在，要怎樣？說吧。

菲亞：你既然這麼顧家，我替你生的女兒——

澤民：誰知道是誰的？

菲亞：你放屁！誰的就是誰的，我幹麼賴給你？

△澤民無語。

菲亞：現在，我奉令遠行，我要交給你。

澤民：我不要，我養不活她。

菲亞：她已經五、六歲了，又不要你餵奶。

澤民：（咆哮）我不要！

菲亞：（柔聲）你是師司令員，帶着她比較方便。

澤民：告訴你，我現在誰也不要。

菲亞：那你要什麼？

澤民：（拔出手槍）我要你的命！

菲亞：（一楞）好，李澤民，咱們走着瞧！

△舞台光驟減。

△音樂。

〔幕落〕

## 第二幕

●獻詞●（男女群）

合：到了這世紀的末葉，

當巨人站立在這

宇宙的最高峯上；

我們才看清楚

祂那睿智英明的光輝，

才警悟到

自己渾渾噩噩的已往！

所以——

我們不再悲泣，

不再惆悵，

將一步步地跟隨着

您的步履：

女：父母之後有兒女，

男：兒女之後有孫子；

合：齊向着

您所指示的方向：

三民主義的新中國；

不達目的地，

絕不終止！

絕不終止！！

〔音樂——台灣好歌及其變奏曲〕

〔幕啓〕

▲第一場

人：雪谷（41）、淑芳（39）、如崑（62）、玉秀（61）、天仇（17）、振華（19）、復華（4）、心媛（18）、紀父（12）、濟民（40）、友才（40）。

時：民國三十九年秋，某日上午。

景：破舊日式房舍——客廳及左右兩臥室。

——主題曲：接前音樂。

△颱風狂嘯聲中，門窗緊閉。

△雪谷、淑芳在燭光下編織、縫補；玉秀枯坐一側，復華伏其膝間熟睡。

△左室中：天仇利用燭光苦讀，如崑拄杖來回踱步。

雪谷：這樣大的狂風暴雨，他也睡得着。

淑芳：復華，到媽這兒來睡！奶奶吃不消哪！

玉秀：妳忙妳的吧，由他。

△颱風聲漸減。

如崑：（止步）光景是要過去了？

天仇：（抬頭）台灣什麼都好，就是颱風討厭！

如崑：哼！台灣！想想去年剛到的時候，那麼亂！要不是總統復行視事，咱們可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天仇：（笑笑）二叔，慢慢來吧。

△淑芳從窗隙外望——

淑芳：沒風嘞！

雪谷：好像雨也停了。

玉秀：那就把門窗打開吧，都快悶死吶！

△天仇拿鋤頭、鉗子等物出。

△一陣乒乒乓兵聲之後，一派光線映照室中。

△淑芳吹滅蠟燭，開窗。

△接着各室光線充足，復華醒來，揉着眼……

△天仇入內。

復華：天亮了？

天仇：可不，太陽都晒着屁股嘍！

復華：騙人！

△衆笑着。

△振華帶着心媛上。

振華：大奶、媽，這是我同學高心媛！（介紹）我大奶、我媽、大娘，我堂弟復華！

△心媛一噎呀哈地應聲問詢。

△如崑、天仇出立門口。

振華：呵，我爺爺！那就是何天仇——何叔！

△心媛也點頭問好。

雪谷：兩天一夜的大颱風，都不回家，真叫人擔心！

振華：（笑着）我這大的人了，還怕不會照顧自己呀。

淑芳：（笑着）心媛，到咱們這邊兒來。

△心媛嬌羞含笑走近她們。

淑芳：振華老在我們跟前說妳怎樣怎樣，我看哪……

雪谷：（含笑）怎樣？

振華：（有意替心媛解「圍」）爺爺，我決心同天仇叔一塊兒考軍校！

如崑：隨你，只要你考得取。

淑芳：（向心媛）是妳鼓勵他考軍校的吧？

心媛：（不好意思）我沒有，是他自己決定的。

淑芳：妳同意囉？

△心媛低頭。

雪谷：妳瞧妳！都還是小孩子，妳就……人家第一次來我們家，何苦難為她嘛。

淑芳：唷，唷，唷！好心疼！我那一點兒難為人家啊？

雪谷：瞧妳那些個雜七雜八的問題！

淑芳：好！我又問錯了！心媛，妳記着：往後來我們家，遷去她屋子，千萬別上這兒來，免得——

雪谷：我撕裂妳的嘴！

△眾人哄笑，心媛頭更低。

振華：（走近心媛）我的問題解決了，送你回家吧？

淑芳：怎麼着？你們母子也想搞「聯合戰線」呀？我偏不讓她說！看你們能怎樣？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！

△眾人大笑。

△紀父從內出——

紀父：媽，功課作完了。

淑芳：好，來，叫高姊姊。

紀父：高姊姊！

△心媛過去牽着紀父，以掩窘態——

心媛：上幾年級了？

紀父：五年級。

△濟民挾公事包、雨衣等物上。

濟民：娘、二叔！

△淑芳為他收檢公事包、衣帽等物。

濟民：這次颱風很厲害，受驚了吧？值班留守，所以不能回來陪伴妳。

玉秀：公事公辦。

淑芳：她是振華的同學——高心媛。

心媛：李伯伯，您好！

濟民：好，好！（向眾）房子沒受損吧？

天仇：門窗都釘得牢牢的，一點兒災情也沒有。

濟民：外面可是損失不輕！足見事前有備，確實能減少不少的麻煩。

玉秀：今兒可有什麼新聞沒有？

濟民：哦！有！二叔，北韓共軍昨天越過三十八度線，向南韓發動侵略了！

如崑：這還不是俄共、中共挑唆的！

振華：叔，我們可不可以支援南韓，趁機打回去？

濟民：（笑笑）也許吧，還要看是怎麼個發展。

△敲門聲……

淑芳：誰來了？

友才：（聲）有人嗎？

心媛：是我爸爸！

△天仇跑至門口——

天仇：門沒關，請進！

△友才推開門，站在門口——

友才：請問這兒是不是姓李？

天仇：是的，您請進！

友才：我叫高友才，我女兒高心媛不在這裡？

天仇：哦，在，在；高老伯，您請進嘛！

△心媛走近——

心媛：爸爸，我正要回去。

△友才一把抱住女兒——

友才：難道還要我拿花轎來抬妳不成？滾回去！

△屋中人彼此苦笑相視。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二場

人：友才（44）、心媛（22）、茂林（43）、維漢（18）。

時：民國四十三年秋，某日中午。

景：高家廳堂及心媛臥房。

——主題曲：反共復國歌及其變奏曲。

△心媛在房中寫信。

△友才、茂林在廳裡圍棋，鏖戰方酣。

心媛：（心聲）「振華，你要我去參加你的畢業典禮，恐怕有困難，請原諒……不過，我試試看，也許……」——

——（放下筆，出房入廳。）——

友才：（指棋一角）你少打我這裡的主意！

△心媛楞住。

友才：這邊，你不要活了？

茂林：本來就是活棋。

友才：不信，試試看！（回頭見心媛）做什麼？

心媛：爸爸，我想坐夜車到高雄去。

友才：幹麼？

心媛：參加一個同學的畢業典禮。

友才：妳免了！別以為我不知道。

心媛：我也沒騙你。

友才：他軍校畢業，關妳屁事！我警告妳，你們這幾年寫信交往，我已經忍了一肚子火！這回，他畢業回家，妳敢跟他來來往往，我就打死妳！

茂林：你幹麼呀，交朋友嘛，又沒有——

友才：我就不許她跟外省人交朋友！

茂林：什麼時代吶，還講內省、外省的。

友才：你看見哪一個外省人的女兒嫁給本省人了？

茂林：當然有呀，你戴着不透明的眼鏡，看不見。

友才：茂林兄，我們是好朋友，希望你不要管我家務事，免傷和氣。

茂林：就因為是好朋友，我才勸你；成見不要太深。

友才：我成見太深？你要我把女兒嫁給那些沒根底的人？

茂林：嘿，只要她自己願意，人嘛，這年頭兒只要活得愉快就好。

友才：她願意，我可不願意！

△維漢上。

維漢：爸爸，回家吃飯啦。

友才：許維漢，你過來！

△維漢走近。

維漢：高伯伯？

友才：你不想娶老婆？我把心媛嫁給你！

茂林：你瘋了！跟小孩子開這種玩笑！

△心媛氣得跑回房中。



友才：他也快高中畢業了，還小呀！

茂林：你呀，真是個老頑固！該讓共產黨收拾收拾！

友才：你看見過共產黨是什麼樣子？

茂林：我雖沒見過，聽他們談起那種慘無人道的惡毒手段，可說還心有餘悸！

友才：你是中了人家宣傳的毒！

茂林：友才，不記得那年「二二八」事件了嗎？幸好共黨份子沒有得手，不然的話——

友才：好了，好了，管它什麼「二二八、二二九」的，跟我毫不相干！

茂林：台灣眼前正在成長、安定，友才，有些觀念也得改一改。

△友才把棋盤一掀——

友才：免談，請回家吃飯吧！

茂林：（一笑）今天我們話不投機，改天再說。

△父子倆離去。

友才：（想了想）妳給我出來！

△心媛出。

友才：我三番五次叫妳不要同李振華勾勾搭搭，怎不聽話？

心媛：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好嗎，爸爸。

友才：難聽？

心媛：什麼勾勾搭搭嘛，我們不過是高中同學，又沒有越軌行為。

友才：他上他的軍校，妳上妳的大學，幹嘛要跑到鳳山去參加什麼鬼的畢業典禮？

心媛：我們彼此談得來，完成教育的畢業典禮是人生的大事；朋友之間，這種事，也有相互勉勵的意思。

友才：妳不想嫁給他？

心媛：爸爸，你想到那兒去了！朋友同婚姻是兩回事。

友才：哼！你別拿你們大學生的那一套來唬我！我告訴你：男女交往，要不認真，胡搞亂愛的，絕沒有好的結果。

心媛：爸爸把我看得太幼稚了。

友才：妳高明！好吧，妳要去參加，我也不勉強，不過，將來吃虧上當，就不要說是我姓高的的女兒！（狠狠瞪了一眼）去，去，去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第三場

人：雪谷（45）、紀父（16）、宏隆（42）、老四（47）、如崑（66）、玉秀（65）、復華（8）、詩言（45）、瑞蓮（43）、巧君（5）、振華（23）、天仇（21）、友才（44）、心媛（22）、茂林（43）、維漢（18）、濟民（44）、淑芳（43）。

時：民國四十三年秋，距第二場數日後，某日中午。

景：眷舍——院子及客廳。

——主題曲：一仗打得好及其變奏曲。

△雪谷、紀父在忙着整潔屋子。

△叩門聲，紀父應門；門開，宏隆、老四笑嘻嘻站立在門口。（宏隆少校、老四上士）

紀父：請問找誰？

老四：是李家吧？

紀父：是呀。

老四：那就對了。

雪谷：（遙問）誰呀？

紀父：不認識！

老四：我是江老四，還有宏隆！

△雪谷急奔出——

雪谷：四叔！宏隆！（向內）大娘，爸，快來看呀！傻丫頭，快請四爺爺，宏隆舅舅進來！她是濟民的大丫頭——

——紀父。

紀父：四爺爺，舅舅，請進！

△兩人入廳；如崑、玉秀分別自內室出。

老四：跟大娘、二爺請安！大少奶奶好！（行軍禮。）

宏隆：（同時）姻母，二叔，好！大嫂好！（鞠躬。）

玉秀：（悲喜地）你們到底請假出來了！

宏隆：部隊整訓，事情多，不好意思隨便請假。

玉秀：今兒天仇、振華畢業回家，你們再不能來看看，就不夠意思了。

老四：早就想來，也是駐地太遠，往返不便。

雪谷：台灣的交通還不方便呀！

老四：交通固然方便，請假總是囉嗦。  
如崑：人家是責任心重。先不談這些，坐，坐。

△玉秀、如崑、老四、宏隆落坐；紀父送上茶。  
老四：振華、天仇還沒到家？

雪谷：信上說夜車，早上就該到的；快晌午了，還沒見人影兒。

宏隆：不知道他們兩個還能不能認得我們？

雪谷：該不會不認識吧。

△復華在右內室門口張望。

玉秀：復華過來。濟民的老二。叫四爺爺，舅舅！

復華：四爺爺！舅舅！

老四：好，好！

宏隆：幾歲了？

復華：八歲。

宏隆：（轉向衆）說起來，日子過得可也真快！

△詩言夫婦牽着巧君進院門，佇立院中。

瑞蓮：什麼貴客先到了？咱們就不受歡迎啦！

雪谷：你們都沒長腿？不會自個兒進來！

△三人入廳，老四、宏隆含笑起迎。

瑞蓮：哎呀，是你們！

詩言：四叔，宏隆，十五六年不見面了呀！

瑞蓮：你們哪，可把老太太給想死嘍！

玉秀：潑辣貨，要你多嘴！自個兒找地方歇着吧。

瑞蓮：謝了！（推推巧君）四爺爺，陳叔叔，她叫巧君。

巧君：四爺爺！陳叔叔！

老四：好乖，好乖！

宏隆：（同時）長得跟媽媽一樣漂亮！

△復華向巧君招手——

復華：來，巧君！

△巧君望着其母。

瑞蓮：去吧，當心別弄壞東西。

△復華拉巧君入右內室。

雪谷：瑞蓮，妳來，我也有話要跟妳說。

△瑞蓮隨雪谷入左內室。

如崑：坐呀，詩言。

詩言：（坐下）兩個畢業生還沒到家？

玉秀：快了，我都聽見他們哪！

△紀父敬完茶，入兩小的房內。

如崑：部隊裡就那麼忙嗎？好幾封信寫去都不能來。

宏隆：（笑着）其實，忙倒不忙，主要還是在嚴防共匪蠢動，不便擅離職守。

如崑：（點頭）我猜想也是如此。

△振華、天仇、心媛、友才四人入院門，進廳。

詩言：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！

振華：（敬禮）大奶！爺爺！楊叔！

天仇：（同樣同時）大娘、二叔！楊大哥！

如崑：天仇，這就是你四叔，不記得了嗎？

△天仇衝向老四，單腿下跪，雙手緊抱其膝——

天仇：四叔！天仇想你想得好苦呀！

老四：（含笑帶淚）天仇，這不像話，穿着軍裝，起來，起來……

△天仇含淚起立。

如崑：這位是宏隆大哥。

天仇：（行禮）大哥！

宏隆：（含笑答禮）咱們就免行軍禮吧。

如崑：振華，他們兩位尊長該分清楚了？

△振華點頭。同時，瑞蓮、雪谷、復華、巧君等出。

振華：爺爺，媽，高伯伯今兒也請來了！

△衆起立招呼。雪谷迎上——

雪谷：哎呀，真正不敢當！

如崑：咱們自願自的，失禮，失禮！

友才：（笑着）沒有，沒有！  
如崑：請坐！

△紀父捧暖水瓶出，沖茶。

雪谷：好在大家都見過面的，只這位是我們家四叔，這位是我們家長房濟民的內弟。這位是高先生！那是他千金——振華的同學。

老四：高先生，好！

宏隆：不敢，不敢！

友才：你們兩位的事情，我都聽他（指振華）說過了，佩服之至！

老四：不敢，不敢！

宏隆：不敢，不敢！

△紀父用茶盤一一敬茶。

雪谷：（向老四、宏隆）濟民的長女紀父，那是老二復華；小不點兒是詩言的千金巧君！

△老四、宏隆分別過去與兩小打交道。

瑞蓮：又有客人到了！

紀父：嬌，許伯伯他們來了！

△茂林提着禮物率維漢入院子，雪谷迎上——

雪谷：許先生，維漢，裡面坐！

△許家父子入廳——

茂林：（送上禮物）一點小意思，聊表恭賀之忱！

雪谷：哎呀，還送什麼禮嘛！（接過禮物，向衆）維漢跟紀父是同學；許先生去年又跟我們是好鄰居。

△衆人忙亂招呼；茂林入坐；紀父與維漢在一邊交談；客廳壅塞不堪。

玉秀：（笑着）紀父，維漢，你們倆帶復華、巧君到裡邊兒玩吧。

紀父：好的。

△紀父偕維漢帶復華、巧君入內，瑞蓮幫着吆喝。

茂林：大奶奶真好福氣！

玉秀：什麼福氣！都是共匪鬧的！咱們家倒像個難民窠。

茂林：您說笑話。

友才：（笑着）老太太，照您說，共匪真是三頭六臂，那麼厲害！

玉秀：高先生，三頭六臂倒不厲害；說來你未必相信，他們沒心肝，無情無義，才叫狠毒咧！

友才：我呀，一直認為是宣傳過火。

詩言：所謂「不經一事，不長一智」；也正如俗話說的：「不到黃河心不死！」

友才：黃河究竟有多寬多大？到了，心就死了？

△衆大笑。

△心媛正和振華、天仇在一邊聊着——

心媛：（笑着）爸爸，你別耍寶吶！

茂林：（笑着）友才兄，那不過是個比喻。

友才：我這個人就是死心眼，沒到過大陸，就不冒充內行；想到什麼，就說什麼。

老四：對！這才是「男人」的本色！（男兒）

宏隆：（笑着）不過，高先生，像你這樣，要是生長在大陸，絕對不能適應共匪的那一套，其結果說不定比我們還要慘！

友才：這麼說，哪一種人才能適應呢？

詩言：哪一種人都不能適應！

友才：（懷疑地）哦？那……

詩言：拿我來說吧：是個最平凡的人，原先在國民政府底下工作；共匪成立「蘇維埃政府」，我也替他們工作；原因是我只有這麼一點工作能力，也只圖養家活口，可是呀，也難逃他們的鬭爭清算！

振華：言叔，現在共匪正在搞「大鳴大放」，你要還在大陸，「高帽子」可有得戴的！

詩言：是嘛，思想鬭爭，生活鬭爭，總而言之，你不順從牠那一套，你就別想過舒服的日子！

友才：那大陸上的人……

宏隆：有的逃不掉，有的沒法逃，只好聽憑宰割！

天仇：（笑着）所以我們要高喊「解救大陸同胞」的口號！

振華：高伯伯，今年一月二十三，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不都是證人嗎？

天仇：不打回去，咱們絕不甘心！

振華：總統當選連任，只要時機成熟，他老人家就會領導我們光復大陸，重建家園！

玉秀：（含笑）好了，好了，別賣膏藥吶！

振華：大奶，共匪要血洗台灣！他才賣的是狗皮膏藥！

△衆人笑笑。

如崑：高先生是個實事求是的人，你們要拿行動來證明。

天仇：二叔，我就拿出行動——明天去金門！我要站在最前線，跟敵人周旋到底！（高舉雙手。）

△衆一面鼓掌叫好，一面調侃嘻笑……

△濟民自外入廳——（濟民上校）

濟民：各位，對不起，有勞久等了！

△衆又一陣客氣忙亂。

雪谷：呢？淑芳買菜，怎麼還不回來？

玉秀：可不。叫紀丫頭去菜場看看，說不定東西太多……

雪谷：（向內）紀父！

友才：不是說茶點招待嗎？幹麼買許多菜？

雪谷：是茶點嘛，不招待，家裡也要買菜吃呀。

△衆笑着。紀父出。

雪谷：你去菜市場——

紀父：媽回來了！

△淑芳提菜籃急急入廳；衆歡然招呼，瑞蓮趨前接過菜籃。

淑芳：哎呀，怠慢！怠慢！實在對不起！

瑞蓮：妳？怎麼吶？……臉色這麼難看！

△衆靜聲觀察。

淑芳：我碰見怪事兒了！

瑞蓮：什麼怪事兒？

淑芳：二叔，我發現了一個人，起初沒有留意，後來想起來了，就跟了她兩條大街，偏偏一閃神就不見了！

△衆等待下文。

玉秀：什麼人呀？這麼大驚小怪的？

淑芳：蘇菲亞！

老四

宏隆：蘇菲亞？！

詩言：她會在台灣？

雪谷：你看清楚了？

淑芳：不會錯，她化成了灰，我也認得出！

△音樂——

——暗轉——

第四場

人：紀父（22）、濟民（50）、復華（14）、振華（29）、天仇（27）、心媛（28）、淑芳（49）、雪谷（51）、玉秀（71）、如崑（72）、茂林（49）、宏隆（48）、菲亞（51）、蘇菁（18）。  
時：民國四十九年雙十國慶前夕，某日傍晚。  
景：同第三場——設施已趨向現代化。

——主題曲：高山青變奏曲。

△庭院及廳內空無一人，惟左室不時傳出紀父、心媛、淑芳、雪谷等嘻笑聲……

△電話鈴聲，紀父跑出去接聽——

紀父：李公館……是呀……在，請等一等。（放下話筒，向右室）爸，電話！

△濟民出接電話，紀父回原室。

濟民：李濟民……哦？……有這樣的事？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……我先道歉，回頭——

△復華頭部受了擦傷，至廳門口，發現其爹，想溜。

濟民：（搗住話筒）復華，不許動！（通話）喂……好的，好的……我一定嚴辦……不客氣。（掛斷。）（至廳

門口）幹麼打架？唔？……我在問你！

復華：不幹麼。

濟民：剛上中學就變成太保了？

復華：我又不是太保。

濟民：不是太保，幹麼集體打架？

復華：我們是講義氣，團結起來，對付不良份子。

濟民：呸！你配！你們懂得什麼是不良份子？

復華：不良份子就是壞人。

濟民：那麼，什麼人又是壞人？

復華：那些……那些……

濟民：呸！你就是壞人！不受家庭約束，不聽師長教訓；三朋四友，狐群狗黨的製造社會問題，妨礙治安的，就是壞人！跪下！

△復華慢吞吞地跪下。

濟民：尤其是你們這些太保學生，還沒成氣候就藐視法紀，將來還會把國家民族放在眼裡嗎？今兒我先收拾了你！（回頭見紀父站在房門口）給我找根棍子來！快！



復華：學校都廢除體罰了，你還要……

濟民：就因為學校廢除了體罰，家庭就更更嚴格管教！怎麼還不去？

紀父：爸，還是多開導吧。

濟民：還要怎麼開導？大道理等於廢話，對牛彈琴！今天要剷除不了你的劣根性，我算白活了半輩子！

△濟民一把抓住復華，拖入院子一角。

紀父：仇叔！振華哥！

△二人出室。（均便服。）

紀父：復華這回要慘了！

△復華慘叫聲，濟民喝罵怒斥聲……氣勢猛惡。

△天仇、振華循聲而往。

天仇：（聲）處長，不能這樣處罰！

濟民：（聲）你們不要管我！

振華：（聲）叔，你會傷了他的筋骨！

濟民：（聲）弄死他也算不了什麼！

△復華又慘叫，天仇勸阻……

△廳門口聚集着玉秀、如崑、雪谷、淑芳、心媛、紀父。

△振華跑來——

振華：大奶，快去吧，仇叔一個人拖不住！濟民叔拳打腳踢，我又不敢插手！

雪谷：呸！一個大男人——這種關頭，幹麼不敢插手？快去！

△復華叫聲轉弱，似斷似續；振華又奔過去。

心媛：（心疼地）恐怕打壞了，年紀還小嘛。

玉秀：虎毒不食其子！打壞了，是他自個兒的事。

△復華又一聲軟弱無力但極悲慘的叫聲。

雪谷：大娘，淑芳扶妳去看看呀！

玉秀：看什麼！待會兒又好說我像紅樓夢裡的賈母——專疼嫡親的。

△眾人哭笑不得。

△濟民猶自恨恨地走來——

濟民：娘怎麼又出來哪。

玉秀：咱們看看熱鬧不可以呀？

△濟民垂手恭立。衆忍笑。

如崑：什麼事這麼嚴重？

濟民：集體打架，差點把林家的孩子打死了。

如崑：既然是集體，那就不能怪他一個人。

濟民：別人家我們也管不着。

如崑：管自己的是不錯。拳打腳踢也不是辦法。

△濟民無語。

△天仇、振華抬着半死不活的復華過來。

雪谷：先抬到我屋裡去！

△復華被抬進去，所有的人跟入；濟民呆站原地。

△室內：淑芳的怨哭聲，雪谷的急救指揮聲……真像不得了啦。

△茂林、宏隆連袂上。

二人：處長！

濟民：哦，你們兩位。

茂林：好像一個人在想心事？

濟民：沒有，沒有，裡面坐！

△三人入廳坐落。

宏隆：四叔不能來參加振華的婚禮，要我代為致歉。

濟民：為什麼？

宏隆：退役後，他在梨山分了一塊山地，須要親自處理。

濟民：雖然要緊，可是二叔一準會不高興。你呢？退了伍，作何打算？

宏隆：我那點兒退役金想交給茂林兄的生意上，我雖然外行，還可以從頭學起。

濟民：這很好哇！茂林兄要多多照顧！

茂林：處長，自己人還用多說嘛！

濟民：（黯然地）宏隆，岳父的屍骨實在找不到了。

△宏隆出至廳門口，向東跪下，喃喃禱祝……

△濟民、茂林亦相隨近前。

茂林：尊親翁是……？

濟民：三十八年來台的時候，病故廣州，我們把他老人家暫厝在城外一座古廟；後來，我托人打聽，想搬運來台

；前幾天香港回國參加本年國慶的僑胞透露：因為五月難民潮亂了一陣，廣九出入都難，恐怕一點希望也沒有了。

△天色逐漸入夜，宏隆祝畢，含淚起立；三人復坐。

茂林：奶奶在吧？

濟民：在。

茂林：這個時候來，我有個不情之請？

濟民：客氣。

茂林：（笑着）我是——為維漢求親。

濟民：（一笑）你等一等。

△濟民入室，順手開了廳中電燈。

茂林：宏隆兄，你看有希望嗎？

宏隆：（含笑）八九不離十吧，要不然，我就要拿你的謝媒錢——介紹費啦。

△玉秀、淑芳、雪谷等含笑出，濟民跟上。

△宏隆、茂林起立。

玉秀：坐，坐，還客氣幹麼呢。

△玉秀坐，茂林陪坐；餘人分立左右。

茂林：奶奶，處長跟您說了？

玉秀：（笑着）也沒說什麼。

茂林：因為明後天雙十節，振華同心媛成親；我們家維漢也想……

淑芳：不是說維漢就要出國留學嗎？

茂林：是。我們也趁國慶佳日，先行訂婚。

玉秀：紀父知道不知道？

雪谷：（笑着）那還不串通好了！

△衆笑。

玉秀：（向濟民夫婦）你們倆口子怎麼說？

濟民：（笑着）妳老人家一句話就成了。

玉秀：你倒說得挺輕鬆，我一句話；弄不好，紀丫頭豈不要埋怨我一輩子！

宏隆：姻母還看不出他們兩個那股子熱勁兒？就等妳一句話咧。

△衆笑。

玉秀：（嚴肅地）作父母的同意，我還有什麼話說。家，如今雖不是我當；境況，我清楚；兩樁喜事湊在一起當然好，不過……

茂林：這個，妳老人家就不必操心了。聘金十萬——

玉秀：我們不要聘金，因為我們也沒有陪嫁。

茂林：奶奶，妳這是罵我！難道我還不清楚府上的環境？我們下聘是規矩。再說，茂林看重的是有教養的人家，陪嫁能值幾何？

△門鈴聲。

雪谷：誰來吶？振華，看看去。

△振華應聲出，應門。

宏隆：這件大事由我來辦吧！

玉秀：好。

茂林：哦，還有：維漢的意思，如果訂了親，能不能一起出國去？當然，一切費用，由我們負擔。

淑芳：這個嘛，我看，到時候再說吧。

△振華帶菲亞至廳門口——

振華：媽！

△眾顧視。

菲亞：我是蘇菲亞，你們大概還認識我；請讓我進去說話好嗎？

△眾無回應。菲亞含笑逕入——

菲亞：我長話短說，也是實話實說。

△如崑不知何時已站立在一角——

如崑：（沉聲）說吧！

菲亞：我請求你們收留我的女兒，她實實在在也是你們李家的骨肉。（略頓）我到台灣來工作，她可是清白的、無辜的，她根本不知道我作的是什麼工作。

△天仇也在一角出現——

天仇：匪諜！

△心媛、紀父、復華等齊集廳中。

菲亞：我的工作始終沒有展開過。這幾年來，我想作也很難辦到；為了女兒的安全，我更遲遲不敢。現在，治安人員逼得很緊，我知道終有一天是逃不過的。所以，我要把女兒交給你們，讓她認祖歸宗。

天仇：扯淡！共產黨會講究這些個！

△菲亞楞住。

振華：她叫什麼名字？住在那裡？

菲亞：她跟着我姓，名叫蘇蓓；（掏出一張名片）住在這兒，離此地不很遠；到那兒一問，人人都知道。

△振華接過名片，看了地址，順手置桌上；向心媛招手，兩人暗下。

天仇：那妳自己打算怎樣？

菲亞：（苦笑）我怎麼打算，是我自己的事；也許自首，也許自殺！你們就甭管了。我說過，我女兒清白無辜，不應該跟着我受罪受過；她是李家骨肉，將來的命運怎樣？要看你們的抉擇啦。我言盡於此，告辭！

天仇：妳快去自首！

菲亞：哦，還有一事相告：前年大陸上人民公社成立，李澤民率部反抗，不幸失敗！聽說被槍決的時候，一直在喊着「爸爸，我對得起你！對得起祖先了！」你們如果不要蘇蓓，往後，她不但無父無母，也沒有祖先，你們也一樣沒有人道！

△菲亞昂首出廳而去。

△雪谷驕然栽倒。

淑芳：雪谷！

△淑芳、紀父、天仇、宏隆等扶起雪谷，進入內室。

玉秀：（含笑）二弟，快把那孩子找回來吧。

如崑：（無限悲痛地）大嫂！雪谷沒指望了！

玉秀：（流淚）澤民總算死得其所……（至廳門口）咱們從此以後，也可以說「仰不愧於天，俯不愧於人」，對得起國家民族啦！

濟民：（含淚）娘，節哀吧。二叔，你也要堅強一點。親家，煩勞照看二老，我去找那孩子。

茂林：我知道，你快請。

△濟民拾起桌上名片，匆匆出廳。

茂林：姻母，我扶您進去休息。

△如崑拄杖欲進雪谷臥室。

茂林：二爺，暫時不要去吧，徒引悲傷。

△如崑止步。

茂林：請回自己的房內歇會兒。

△如崑進入自己房間。

△茂林扶玉秀入右室。

△廳內空空。

△汽車聲止院門外。

△不久，振華、心媛引蘇倩上。

心媛：噫？人呢？

振華：都在裡面吧。

蘇倩：我媽呢？你們不是說我媽在這兒嗎？

△淑芳拭淚出——

淑芳：妳是……

振華：嬌，她就是蘇倩！

△淑芳走近，逼視蘇倩。

蘇倩：幹麼呀？我媽在那兒？

△音樂——

——暗轉——

### 第五場

人：再華（蘇倩23）、繼宗（5）、玉秀（77）、雪谷（57）、淑芳（55）、濟民（56）、如崑（78）、復

華（20）、巧君（17）、振華（35）、天仇（33）、心媛（34）。

時：民國五十五年八月末，某日午後。

景：同前場。

——主題曲：光明的國土進行曲。

△繼宗在院子裡玩積木，再華陪着他。

繼宗：姨，這塊怎麼弄嘛？

△再華替他弄好。

繼宗：哦！好簡單。我怎麼弄不好呢？

再華：少說話！多做事。

△濟民在廳裡一隅看書，淑芳為他送茶後，穿客廳擬入左室：雪谷恰好出——

雪谷：復華呢？

淑芳：跟巧丫頭一塊兒出去了。怎麼？

雪谷：買點東西。心媛又正忙着。

淑芳：再華，妳大娘要買東西，妳跑一趟好嗎？

△再華起立，雪谷近前，給錢——

雪谷：蓮子、紅棗，各一斤；現成的，各一包也可以。

△再華接錢就走。

雪谷：對吶，下個月復華要結婚了，妳有什麼要買的？

再華：我那有什麼好買的？

△再華轉身就走。

繼宗：姨！我也去！

雪谷：繼宗，到你媽那兒去。

繼宗：不要，我要跟姨去！

△再華伸手牽着他，離去。

雪谷：小心外面的車子！

△無回應。

淑芳：（苦笑）四九、五十、五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這丫頭來了六、七年，大學都畢業了，還是那副冷面孔。

妳呀，我認為：該說的，就得說；該教的，妳還是得教！

雪谷：（笑着）妳懂什麼！只要她心腸好，我就滿意了。

淑芳：（皺眉）她對人這麼格格不入，將來怎麼出嫁？

雪谷：眼光還高得很哩！

淑芳：哎！咱們替天仇撮合怎麼樣？

雪谷：我也想到過，輩份不對呀。

淑芳：什麼輩份不對，妳也成老夫子啦！天仇雖然是咱們家帶大的，到底血統全不相干。

雪谷：恐怕兩個人的思想、性格，距離很大，談不攏的。

淑芳：咱們何妨試試探。（向內）濟民，來一下。

△濟民放下書，走近她們。

淑芳：我們想替天仇、再華撮合，你看呢？

濟民：（一笑）不僅思想有距離，年齡也差了一大截。

淑芳：年紀不過相差十來歲，這年頭兒算得什麼？咱們何妨試試。

濟民：要試，妳們試吧，我沒意見。

雪谷：（笑着）我看吶，還是聽其自然吧；萬一弄不好，人家還以為我在攆她哩。

淑芳：妳就是死心眼兒，才吃一輩子的虧！這事甭妳管，我來出面。

濟民：（笑笑）到時候，「豬八戒照鏡子」——裡外不是人！

淑芳：（決心地）管它！反正咱們是要操心的。

△巧君氣憤憤地自外跑來——

巧君：孀，我要殺了他！

雪谷：誰？

巧君：李復華！我要把他碎屍萬段！

△三人笑了。

雪谷：（笑着）刀在廚房裡，妳去拿吧。

△心媛走了出來——

心媛：又吵架了？

巧君：誰跟他吵？他太欺負人！

△巧君衝入廳內跌坐。

△復華也滿面罩霜地上。

淑芳：又把巧丫頭怎麼了？

復華：她自己要過十八歲生日，要舉行派對；我為她多請兩位女同學，她反而不高興！

心媛：哦，妳原來在吃醋！

巧君：鬼才吃醋！他請十個八個，我也不在乎！胡莉莉人格卑鄙，幹麼請她？

復華：人家卑鄙什麼？

巧君：書不唸，成天抱着吉他，「I Love you, I Love you……」！擠眉弄眼，色情狂，還不卑鄙？！

復華：這是各人的人生情調，扯不上色情二字。

巧君：你喜歡是不是？

復華：不錯，我就喜歡這個調調兒！

淑芳：（喝斥）復華！

△巧君猛然起立——

巧君：好！你喜歡就找她去！（脫下胳膊上的玉圈）咱們解除婚約！

心媛：（阻止）巧君！

復華：解除就解除，沒什麼不得了！

濟民：混蛋！



△問歌。

雪谷：（調和）巧丫頭也是的，跟你媽一樣潑辣！

巧君：嬌，我媽不死，他敢欺負我！

復華：誰欺負妳？是妳不近情理，不講道理——

濟民：呸！你講理？不要以為大學快畢業了，你就懂理！年青人不走正路，吃飽了，不是鬧什麼風潮，就是想怎樣消遣！這幾年來，台灣生活安定，把你們一個個嬌生慣養！你們沒看見這幾天報紙上：大陸在鬧紅衛兵，共匪利用無知青年打家劫舍，破壞中國傳統文化嗎？這無非是毛匪暴政奪權鬪爭、要徹底統治的手段！我們在這兒如履如履，經營建設，是為了什麼？就是要保持中國文化傳統！你們上學，就該把書讀好，偏要小題大作的製造一些花邊新聞！還洋洋得意地認為是站在時代的前頭！真是恬不知恥！（憤憤地往外走去。）

淑芳：晚飯回來吃吧？

濟民：不一定。（出院門，離去。）

心媛：哎？繼宗呢？

雪谷：跟再華一塊兒買東西去了。

△雪谷奪過巧君手拿的玉圈，替她套在腕上，看看淑芳、心媛，三個人會意地齊入內室。

復華：痛快了吧？受訓三分鐘！

巧君：少來惹我！

復華：我又沒跟妳說話。

巧君：不要臉！

復華：彼此彼此，有臉，一樣刮得乾乾淨淨。

△巧君向外走。

復華：那裡去？

巧君：你管不着！

△玉秀出室——

玉秀：巧君！

△巧君趕忙跑過去——

巧君：奶奶，我吵了妳午睡了吧？

玉秀：（笑笑）妳沒那大的嗓門兒，是給紅衛兵鬧的。

△巧君打哈哈，引得玉秀也笑的嗆咳起來；巧君連忙替她捶背。

△復華挨過去——

復華：（笑着）對不起，奶奶！

玉秀：是跟誰陪不是呀？

復華：打擾了你嘛。

玉秀：哦！擾了我的清夢倒不要緊，趕明兒過了門，擾了人家的清夢，可就不好辦哪！

巧君：奶奶！

△三人笑着。振華、天仇自外急急入廳——

振華：大奶起來了？

天仇：二叔！二叔！

復華：你們怎麼吶？出了什麼事？

△如崑出。

天仇：（咽嗚地）四叔……四叔……

振華：山上派人到我辦公室說，昨天夜裡，四爺爺因心臟病去世了。

△悲哀的氣氛籠罩全場。

如崑：（跛前幾步，遠視）老四，你倒先我而去……

天仇：我這就趕上山去！

玉秀：我——也——去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六場

人：天仇（37）、再華（27）、淑芳（59）、雪谷（61）、維漢（34）、紀父（32）、心媛（38）、復華（24）、巧君（21）、濟民（60）、玉秀（81）、如崑（82）、振華（41）。

時：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末，某日上午。

景：同前場。

——主題曲：五十年代流行歌曲改編曲。

△再華坐在院子一角翻着雜誌，天仇（中校）在她周遭踱步。

天仇：（良久）昨天妳去看妳媽了？

△再華瞄了他一眼，點點頭。

天仇：政治犯，准許探監可不簡單。這當然也是為了保障他們的安全。（稍停）有沒有喜歡的男朋友呀？

再華：（突然地）是大娘她們要你來試探我吧？

天仇：（一楞）妳……？

再華：她們怕我嫁不出去？是匪諜的女兒！

天仇：我是個軍人，不願拐彎說話，更不願說假話；雖然谷嫂要我來……可是，我也有我自己的主張。

再華：什麼主張？

△淑芳發現他們的情況，招來雪谷，兩人在廳內緊張地偷聽。

天仇：如果妳同意，我想先跟妳做個朋友。

再華：（一笑）你是長輩呀！

天仇：畢竟……跟李家沒有血源關係吧。

再華：然後呢？

天仇：當然，如果可能，再談婚事。

再華：（含笑）振華結婚以後，聽你說過：不反攻大陸，絕不結婚呀。

天仇：是的。不過，我改變主意了。我想，如果我今生今世不能報仇雪恨，至少也可以交代子孫達成我的願望。

再華：我不也是共匪嗎？也該是你報仇的對象。

天仇：我們要摧毀的是匪偽暴政！老實說，妳媽和妳爹只不過被利用了，而妳、我都是受害人。

再華：（苦笑）你想娶我是基於同情吧？

天仇：（一頓）反過來說，我倒心夠不夠資格。

再華……：這吧，我們先不要研究資格。由於我同復華、巧君一樣，是在台灣長大的，很多事情也搞不清楚；我媽究竟作了些什麼出賣國家民族的事，我猜也猜不透。（泫然）我能夠認祖歸宗，算是幸運！尤其是大家對我好，給我受完全教育，我就是想發一頓脾氣也不敢！

天仇：再華——

再華：請你讓我把話說完。大奶給我取名再華，就是再生的意思。老實說，再生也好，復生也好，我這一生總是撿來的。別說爺爺和大娘要我嫁人，我不反抗，就是要我死，我也會死得甘心情願。（淚下）不過，我媽的事情未了，其他一切我實在不感興趣。

△淑芳、雪谷雙雙點頭讚賞。

天仇：不是說，蘇媽媽過兩年就可以保釋了嗎？

再華：（遙遠地）保釋了又怎麼樣呢？台灣雖小，可是對一個罪犯却是何其之大！那裡又是她安身立命的地方呢？

△淑芳出立廳門口——

淑芳：再華！

△再華拭淚走近她。

淑芳：這事忘了跟你說，妳媽出來後，我們決定接她回來一起住。

再華：她也許不願回來。

△紀父、維漢進入庭院。

維漢：媽！大嬸！再華！

紀父

△紀父熱情地擁抱再華。

△維漢回頭見天仇——

維漢：仇叔！

△兩人握手。

淑芳：妳爹怎麼沒一齊來

紀父：他老人家瑣事太多嘛。

維漢：不定待會兒就過來啦。

△大家入廳。心媛、復華、巧君（大肚子）迎出，大家一陣寒暄、親密、愉快。

紀父：（拉着巧君）對不起，沒參加你們的婚禮；居然就要生兒子啦！好快！

△巧君傻笑。

維漢：奶奶、爸爸呢？

淑芳：在屋裡。

維漢：先請安去！

△紀父偕維漢入右室。

復華：媽，她恐怕不大對勁兒了。

淑芳：上次檢查怎麼說？

巧君：產期還有好幾天咧。

復華：昨天晚上她說有點疼，我想帶她去檢查看看。

淑芳：去吧，要沒事兒就早點回來，說不定待會兒——

雪谷：對了，要不要把繼宗接回來？

心媛：不要吧，省得功課做不完，他又有藉口。

復華：走吧！

△復華夫妻挽臂出廳。

天仇：我看二叔今兒能不能起床？

△天仇入左內室。

△紀父、維漢復出。

雪谷：怎不陪奶奶多聊會兒？

維漢：奶奶叫跟二爺爺請了安再去。

△維漢夫妻入左內室。

心媛：再華，中飯幫幫忙怎樣？

再華：（點頭）還要不要買菜？

心媛：不必，把冰箱裡的騰空了再說吧。

△濟民攙扶着滿頭白髮的玉秀出坐廳中。

雪谷：再華，先陪陪大奶吧。

△再華至玉秀身邊側坐。

玉秀：妳就愛聽妳大娘使喚，年青人同年青人湊一塊兒去吧。我在這兒聽你們說話，還不是一樣。

△再華突然伏在玉秀膝間，哭了……

玉秀：怎麼吶，怎麼吶？你們誰又欺負人家啦？

△雪谷、淑芳連忙近前。

淑芳：（陪笑地）剛剛還好好的嘛。

玉秀：說，誰欺負妳？我收拾他！

△再華仰身搖頭。

雪谷：（笑着）跟天仇一起聊天，不知道他說了什麼——

淑芳：（接嘴）天仇趕時髦求婚！

玉秀：（笑了）真的？

再華：大奶，我媽的事情沒有解決，我不願出嫁。

玉秀：好，好，有我在一天，誰也休想！

濟民：（笑着）多少年來，我才第一次看見丫頭撒嬌咧！

△都笑了。

心媛：成了，官司打贏了，該安安心心的幫我忙啦！

△再華掩着臉起身，隨心媛入廚，引得笑聲不斷……

△同時，維漢、天仇扶如崑入廳，紀父跟進。

濟民：不躺着多休養，起來幹什麼嘛。

如崑：（笑笑）他們兩口子打老遠從美國回來，總有些新鮮事兒要談，躺着多沒意思。（向維漢）來，坐。

△如崑坐下，維漢陪坐其側，紀父笑立一旁。

如崑：妳回來是客，坐下呀！

△紀父含笑坐在維漢身側。

如崑：你剛才說，咱們退出聯合國是對的囉？

維漢：是的，老實說，一個失去了公理正義的國際組織，進和退都已經毫無價值可言；與其在內受挾制，倒不如

自己堅守立場，另圖發展。

紀父：所以我認為 總統他老人家要國人「處變不驚」，「莊敬自強」！他實在是一位擔負歷史重任而經得起挫

折的時代偉人！

如崑：濟民，你對這事兒的看法怎樣？

濟民：（笑着）所謂強權置張，姑息主義瀰漫的時候，這種事是必然會發生的。

如崑：是呀，我是說其影響如何？

濟民：多少個驚濤駭浪都過去了，還怕這一陣子的小旋風嗎？它起不了多大的影響。

如崑：（點頭）說得也是。

維漢：不過，有件事倒要注意：共匪開始在喊「回歸」的口號，還準備挑動台獨在國內外製造問題；這類的統戰

陰謀，倒不能不加以防範。

濟民：不錯，所以政府強調：只要大家信心堅定，團結合作，共產黨的陰謀詭計再狠再毒，也就無所施其技了。

△電話鈴聲，天仇接聽——

天仇：李公館……是呀……什麼？……好！（向衆）巧君住院，等待生產！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七場

人：如崑（86）、振華（44）、復華（28）、繼宗（14）、佑宗（5）、天仇（42）。

時：民國六十四年四月四日夜十一時許。

景：內室一角。

——主題曲：休止符。

△繼宗在做功課：開收音機學英語；佑宗陪着他。

△如崑仰在安樂椅中養神。

△復華入——

復華：佑宗，快十二點了，睡覺去！

佑宗：不要，我要陪繼宗。

△振華入——

振華：繼宗也該睡覺吶，瞧，太爺爺都睡着了。

繼宗：好吧。

△繼宗關掉收音機。

△突然一道強烈的閃電，緊跟着震天的霹靂，使得門窗刺刺搖響；狂風暴雨也立即追躡而來……

△振華等駭然震驚，如崑也撐起上半身。

△閃電、奔雷！

△佑宗奔伏其父懷中——

佑宗：爸爸！我好害怕！

復華：怕什麼！雷電是自然現象，不用怕。

△如崑拄杖自窗口——

如崑：我看吶，這陣大雷雨不太尋常。

佑宗：你看，太爺爺都怕了！

△閃電、霹靂！

△天仇入——

天仇：你們沒受驚吧？

復華：沒受驚可嚇了一大跳！

天仇：這大陣仗不出事兒才怪。

如崑：唔，迅雷風烈必變！要出事情，只怕還不會太小！

△閃電、巨雷，燈火全滅。

——暗轉——

## 第八場

人：繼宗（14）、復華（28）、巧君（26）、佑宗（5）、振華（44）、心媛（42）、濟民（64）、天仇（42）、再華（32）、玉秀（85）、雪谷（65）、淑芳（63）、茂林（64）、維漢（39）、紀父（37）抱嬰

兒）、宏隆（62）、友才（65）、如崑（86）、詩言（65）。  
時：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五日晨。

景：同第六場。

——總統蔣公紀念歌——

△繼宗早起，開了客廳的電燈，拿出讀本，打開電視機，但除了雜訊，却沒有任何節目——

繼宗：（看錶）時間對呀，今兒是怎麼搞的？

△電視突然呈現畫面，廣播員以極端哀傷的音調：

「各位同胞，昨四日晚十一時五十分，忽然晴空霹靂，雷電交加！暴風暴雨傾天而降！就在這個時刻——

（繼宗加大音響）我們全國上下、海內海外、一致擁戴，仁慈偉大的 蔣公總統崩逝了！」

△復華、巧君、佑宗出現在右室門外——

△電視：「總統蔣公崩逝，是中華民國鉅大的損傷！也是時代的不幸！更是自由民主世界反極權、反奴役、反

反共產暴政的主流，遭遇空前的阻遏！」

△振華、心媛自左前室出，入廳。

△電視：「總統蔣公二十歲追隨 國父，奔走革命；自杭州督師，響應武昌起義而斬露頭角！」

△濟民夫婦、天仇扶如崑、再華同雪谷扶玉秀，分別湧現。

△電視：「先後東征、北伐，統一全國！我中華民族正當休養生息之際，不幸強鄰侵蝕於外，共匪蠱毒於內

！內外煎迫，致使生民塗炭，國家危亡頃刻！足賴 蔣公英明睿智，安內攘外，領導全民八年浴血抗戰，

取消了不平等條約，贏得最後勝利，光復失土，並列世界強林。憲政實施，共匪陰謀破壞，擴大叛亂，終

致大陸沉淪，億萬同胞慘遭紅禍！ 蔣公堅忍不拔，在台復職，率全體軍民及海內外有識之士，巍巍然穩

站國際逆流之中，為實現三民主義，光復大陸，救同胞、救世界而奮鬥不懈！ 蔣公崩逝了，他把六十年

艱苦歲月而凝聚的復興中華民族歷史任務的重擔，遺交給了我們！同胞們，咱們噙着辛酸的淚水，抑止苦

痛的心傷，永懷 領袖的德澤，勇敢地站起來承擔！完成遺命，永承國祚，以慰 總統蔣公在天之靈！」

△哀樂……

玉秀：（良久，顫聲）靈堂……設靈堂！

△濟民率領天仇、振華、復華、繼宗、心媛、巧君等含淚默默地設置靈堂。

△茂林、維漢、紀父（抱嬰兒）緩緩入廳。

△友才、宏隆也默默到達。

△詩言頹然入內。

宏隆：（慘切地）詩言兄！



詩言：宏隆！

△兩人相擁大哭……

△人人逐一地悲悲切切匯成嚎哭的巨浪。

△靈堂設置完成。

濟民：（哭聲）娘，靈位……好了。

△濟民、復華扶玉秀至遺照前。

△玉秀瞻仰良久，跪下。

△衆隨匍伏，悲聲大放。

△玉秀緩緩起立——

玉秀：（拭了淚，嚴肅地）不許再哭了！

△衆逐一起立。

玉秀：大家記住了：永懷德澤，完成遺命！

如崑：前些時，他老人家才給蔣經國院長一則手諭說：「以國家興亡為己任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」！想不到……

想不到……（暈倒地上。）

振華：爺爺昏倒了！

△天仇、振華等人扶起如崑，進入左室，濟民、茂林、友才等人一齊湧入。

△廳內只留下玉秀、再華兩人；再華扶玉秀慢慢跨入庭院；玉秀白髮蕭蕭迎着旭日的光輝——

玉秀：（心聲）你老人家放心吧！你是一座巍峨擎天的巨峯，我們都是你四週腳下的林木，永永遠遠附着你；

由你而生，由你而長；你要我們做的，一代做不了還有下一代，子子孫孫，不達目的，絕不罷手！中華民

族永恆存在！你也永遠活在中國人的心靈之中！是國脈的延續！也是法統的傳流！

△玉秀的心聲中，濟民等依次出室，按輩份恭立在玉秀的身後。

△朝陽光芒萬丈——總統 蔣公紀念歌至終曲。

〔幕落〕

〔全劇終〕